

遵義府志

卷四十三之四十一
藝文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遵義府志卷四十三

藝文二 露布 記 序

露布

明

平播露布

李化龍

伏以辰象麗天七緯判井參之紀方輿略地八紘嚴
夷夏之防故陰慘陽舒天緯所以陶庶彙而文經武
緯詰后所以殿萬邦道如此乎相成世賴茲而常治
垂衣而理爰開弧矢之威舞干以來不廢徂征之舉
黃公元女策贊玉門赤燦素靈符昭金匱洎乎皇風

既降猶然遠略時聞漢馘呂嘉聲教訖於嶺表唐得
蒙儉威稜憺乎天南是雖晚近世之作爲實乃大聖
人之家法匪云得已久有成功恭惟皇帝陛下道契
書繩祥擒載王憲紫微而立極雪踐四神登翠嬀以
握圖星飛五老昇平三紀雲火靜其橫氛受胙九宗
風雨漂其濺澤委任心膂妙選爪牙兵以不殺爲威
德用無爲而治朔方叛黨嬰城旋就誅夷海外渠魁
越國甘從繼束宸居端拱天步泰寧日浴月躡之鄉
莫不奉琛而納款紫舌黃支之侶咸皆解辯而稱臣
昆明通太液之波大宛貢天閑之駟春秋之義無外

詩書所稱何加惟此播州介於川貴貞元以往猶遷
客之是居會昌而還爲楊端之竊據本以招討擅此
方州跨重岡複嶺以䟽疆介絕澗茂箐以設險丹巖
紫澗常截地而滌回翠壁蒼巒每橫天而截隄羊腸
鳥道一夫可以當關虎嘯猿啼萬騎總爲卻步加以
腥煙罩覆毒露縱橫上漏下蒸坐見飛鷲之墮前溪
後窻常多有盛之災別是封疆自爲聲教冠紳承襲
已歷四朝子姓蒙安洊及千載強弱之形互見離合
之勢靡常饑則依人飽則颺去終非馴擾之儔失則
其鹿德則其人薄示羈縻之術然猶奉琛幣職貢

之貢獻無虛不叛不侵非時之征調惟謹迨至逆賊
應龍者夷運將終淫凶遂熾天奪其監旣安忍而無
親鬼瞰其家輒恣行而播虐殺人如不舉害眾若弗
勝狗孽妄之言妻甘屠膾剪同官之黨人盡誅夷敵
怨五司魚肉不畱乎遺枿快心七姓烹醢冤徹於三
泉懸磔確湯鑊之刑真火麻鐵刷之獄是尙恣睢乎
部曲已而較轆乎縣官數肆嫚書屢馳密謀謂九重
爲遠聲不憚於吠堯以千里自封財無難於使鬼重
慶滅計脫犴狴已追靈誅白石口謀動干戈寧辭越
志從此恣其玩弄因而極彼濤張宰割一方睥睨諸

省收藏亡命逋逃徧四海之奸糾結生苗聲勢致兩
川之震盛氣豈忘躍馬雄心不憚稱孤犯乃無將志
不在小皇上俯憐愚謬屢沛鴻慈征誅尙緩於後夫
撫戢屢申乎邊吏網開三面聿弘卵育之恩禽縱九
頭倍肆鴟張之志虔劉飛練鬼哭千家糜爛綦江屍
橫百里捐嬰兒以填巖谷劊孕婦以決雄雌萬靈號
地稱冤四境籲天勾命樵蘇何計閭閻動鼙鼓之哀
羽檄交馳城郭盛妖氛之氣一時惡少儘欲效尤幾
種夷酋半懷觀望業已驛騷乎西南半壁之天下行
且震驚乎東北一帶之人心亂影已成逆圖漸逞全

蜀星河搖曳重瞳宵旰焦勞停望廓清宜資卓犖而臣以章縫末品樸遯短材偶詔起於田間遂謬膺乎軍事控四蜀而兼綜湖貴柄在專征奉三錫而濫秉鉞旌義當滅賊臣感茲恩遇願效馳驅情同泣劔甘裹革以從戎心切枕戈計除兇而報國但期平定敢愛髮膚顧民力凋瘵而未蘇又武備廢弛而不振賊強臣弱難希擒縱之風一日數驚易斷平安之火於是殫攄朽鈍獎率權奇謹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子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可大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鐸共懷許國之心咸篤勤王之誼謂夫事關三省必須動協萬全以固圉安人心以死綏作士氣內葺理而外持鎮靜計頗效於謝安陰不足而陽示有餘竈頻增於虞詡徵兵之使四出環秦庭而乞賦無衣寄閩之理三推憶鉅鹿而重厓拊髀柄分黃鉞下天上之將軍案有丹書合地中之義旅命五丁於蜀郡召三戶於楚人集滇廣樓船下瀨之豪連韓魏奮擊蒼頭之眾秦稱孔武羅孟賁夏育之朋浙號多才搜霸越平吳之士鷹揚侈譚於齊客

喜建功勳駿聲偏重於燕臺為憐慷慨有嚴有翼共武服而旂旄央央如漢如江啟戎行而威靈濯濯咸來奏技莫不從軍又以古制師以糧從兵貴馬騰士飽爰開庾廩其極舟車籌策徧於橐囊轉輸酌乎鍾釜舳艫銜尾粟盡海陵之倉組練生光山積漁陽之甲兵同白雪眾悅蒼雷臣乃於正月十五日攝衣登壇歃血矢誓宣忠義以作士氣思齒劍者投袂竝興懸賞罰以一人心懷淬刃者超距競起眾憤噓而梁益之天成霧軍聲動而岷峨之水飛波克日長驅巖兵待發臣又於二月十二日五鼓戒眾八路徂征在

四川以綦江南川合江永寧為四路總兵官吳廣劉綖馬孔英將之而監軍以參政張棟謝詔督餉紀功以參政張文耀副使史旌賢參議熊宇奇僉事徐仲佳在貴州以烏江沙溪平越為三路總兵官李應祥將之而監軍以按察使楊寅秋參議張存意督餉紀功以參政郭廷良副使洪澄源尤錫類參議梅國樓在湖廣以偏橋為一路總兵官陳璘將之而監軍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督餉紀功以參政詹啟東副使王應霖路雲龍陳與相集羣策於一時宣天威於九伐妮隊飭元戎之令以律而臧練士雜夷漢

之師在和而克風鶴咸知助順草木都化爲兵賊勢已危狂氛未戢力伸螳臂尙三覆而設奇若燎鴻毛輒一鼓而制勝諸路並斬關而入一時多解甲而降婁山岩門萬夫不守湄潭河渡一葦可航兵遂環於白田眾已焚其赤社曲房別館一炬堪憐班馬鋒車闔門咸竄於是巢穴漸定羽翼半摧獸旣窮而搏人鹿方急而走險賊乃重招逆黨共保巖隈百仞臨高築鉅堙而不及一偏延敵攀蘿葛而難躋自謂天險可乘兼有積儲足恃猥云得計祇自速亡爰命六師圍之三匝螿弧屢奮於列校鼙鼓加募乎千金攻極

力殲莫禦疾雷之勢計窮詐得頻貽小月之書臣乃詢其深謀特申傲備復令按察使張悌入營督戰重戒總兵吳廣毋與賊通眾志彌堅賊困猶闕連旬集雨其洗蠻蜒之妖疊雉覆雲實壯王師之氣勢將剪滅事已垂成而臣適遘閔凶遙傳音耗寸心塗炭乍懷進退之虞簡命眷畱更切始終之慮望雲渺渺向日炎炎事難適夫兩全身惟拚乎一死勉修軍令益整兵威旬月迭攻晝宵不息小巖結聚知蠻滅已非遙異鳥翱翔信賊平其有兆卒徒競奮雉堞平頽彼力盡於枝梧此骨騰而距躍楚歌四起騅不逝以驚

通志卷四十三
心越甲重來犬長號而入夢徒揮金而召死士竟掩
袂而別妖妻縱飛走以無門悲蟣虱之相弔天亡已
定矢劍烏江人力難施投繯荒谷快大兵之畢集遂
舉族以就擒剖腹不減然臍駢首同看繫頸涓人彩
女解玉佩而成俘劍客謀臣抱兵符而就繫雷擊星
馳三十萬巢穴倏爾成空摧枯拉朽指揮間根株蕭
然盡拔定軍之山頓赭牂柯之水已丹飛虎飛龍堅
城如掃養雞養馬故壘空畱止餘草木之腥無復萌
牙之肄訊執已成聚落首功不啻邱陵築京觀可示
來茲勒銅標談誇已事紅旗十里依依六月班師翠

憶千重蕩蕩三分底定前歌後舞鏡吹半襍於巴渝
繡帽錦衣勝氣全高乎玉壘戎翟因而奪氣流汗走
僵將軍從此開顏告成飲至囊弓卧鼓息壯士之呻
吟解劍賣刀恣農夫之耕耨百蠻稽顙萬姓謳吟重
念開躬之難更竭圖維之力因地形以爲疆理招土
著而慰氓黎削滅叢祠別營茅社爰分土宇指西母
而開圖載布冠裳順東風而受吏易瘡鄉爲樂國矜
人起鴻雁之歌黜夷法於漢官拭目快威儀之覩化
瑟張而勿擾熙熙乎坐赤子於春臺太牢享而有餘
栩栩然囿燹人於蝶夢本因亂而制治實用夏以變

夷何敢言勞期不辱命此蓋神武有赫厚德用威遠
克鬼方奉役不淹於三載同符帝德成功僅踰於七
旬民未大勞師無再役還千秋之疆土重勒鼎銘戡
四海之窺覩坐銷金甲獻俘清廟承玄緯之心上
壽明堂旅受祿圖之福補蜀教文志

記

明

西南平播記

蹇達

皇帝聖神文武輯寧寓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往時
賊據寧夏島夷犯朝鮮先後戡定即東虜突闖遼左

今御史大夫兼右司馬長垣李公時以中丞撫遼督
大將追勦斬首五百餘級以奇捷聞自此諸虜咋舌
無敢內訌獨蜀徼播賊楊應龍憑險負固輒縱部落
屠剔我邊昨直指王公趙公先後以疏聞上一再聽
督撫諸臣相機撫處舞干敷德不欲遽勤兵也賊逾
恣叛逆飛練之役敢格殺我戰士且及材官矣諫議
張公以疏請上西顧宵衣謂公故撫遼破虜奏膚功
特允廷推起公於家以少司馬兼大中丞總督四川
湖廣貴州軍務公以巳亥六月初十日兼程臨成都
賊再屠綦江城參將房嘉寵故遊擊張良賢死之公

督藩臬諸大夫亟議所以足兵足餉之策疏請速勦尋直指崔公按蜀疏奏一如公議上悉嘉納聽公便宜行事大學士趙公沈公協襄宸斷大司馬田公蚤決訂謨大司農陳公預發兵餉太宰李公御史大夫溫公掄材紆畫蓋自九列而下無不念明主宵旰冀西土廓清者公乃以計緩賊迤所徵漢士兵雲集公分蜀黔楚進兵爲八路四川以綦江路屬總兵官劉綎合江路屬總兵官吳廣永寧路屬原任副總兵曹希彬南川路屬聽用總兵官馬孔英以參政張君棟護綦南謝君詔護永合軍事參政張君文燿參議劉

君一相副使史君旌賢僉事徐君仲佳督餉兼紀功總餉兵於成都則左布政使前程君正誼今盛君世承按察使沈君季文紀功於渝則參政王君嘉謨副使傅君良諫督餉永合則參議熊君宇奇若渝守傅君光宅分理四路餉兵推官高折枝並贊理南川路監紀之事其黔楚二鎮則貴州烏江沙溪平越爲三路屬總兵官李應祥以按察使楊君寅秋參議張君存意護軍事督餉兼紀功則以參政郭君廷良副使洪君澄源尤君錫類參議梅君國樓湖廣偏橋爲一路屬總兵官陳璘以按察使胡君桂芳參議魏君養

蒙護軍事督餉兼紀功則以參政詹君啟東副使王君應麟路君雲龍陳君與相益中丞郭公支公並以咨會受公成焉公以十二月二十三日移鎮重慶庚子正月十五日奉賜劍登壇而盟曰皇帝憫西南赤子爲播賊所荼毒無寧歲所委任責成者甚重若等勗哉其一乃心力以相予行天罰不則三尺具在不敢私至以主辱臣死自盟諸將士聞之無不感動願爲公盡力者公又熟計征播主殲渠魁而海龍囤夙稱天險逆賊謂此囤不可升必據囤以延須臾之死必諸將集囤下乃可協擒而楠木山羊簡臺等洞爲

逋逃淵藪叟山巖門桑木等關爲逆賊門戶方擁悍苗以死守非有先入關者何以鼓眾志而速成功此其責在蜀將湖廣偏橋內外俱九股苗遺種賊恃爲外援內四牌不掃卽三渡未易窺無由扼海龍囤貴州夷狡而兵寡兼苦軍興又水西與逆賊世依唇齒必操縱在我始足以折安酋而奪逆賊之氣是又楚黔諸將之責因進縱及廣等檄璘及應祥等授以碩畫郭公支公並以機宜示黔楚諸將諸將奉約惟謹以二月十二日遵令進兵總計八路漢土及燕趙越粵秦沐滇南馬步卒二十餘萬督餉張君等焦思蒿

曰曾不後時師行糧從戰士踴躍故鷹揚虎賁朱登
玄甲並盪摩朗耀於巴渝黔楚之間焉壹切零賊諸
路日多斬獲其自縛請降者悉受而生全之二月十
四日縱督兵攻楠木山羊簡臺等洞破之迨朝棟率
諸苗衝營縱復督勁兵大破之而桑木關山險箐深
仰攻爲難折枝祇奉公檄身先參將周國柱等前已
大敗賊於官壩營望草壩遂乘勝衝關之左右兼擣
其中以三月初八日破桑木關適孔英至自關中又
敗賊於金子壩蓋南川路視諸將先登入關二十九
日縱亦破婁山關矣四月初一日廣兵薄巖門郭通

緒者敢戰當關廣伏兵攢槩刺之以初四日破巖門
關再力戰於水牛塘因據三圓山山倚海龍囤高囤
數十仞賊所恃爲左右望者部苗萬餘列柵堅守廣
督希彬等奪以勁兵而綦南二路仍各發兵三千助
之遂據此山之上俯視囤中樵汲從此斷絕而南川
路衝其前鋒綦江路爲左右翼擊賊永合二路併攻
復連破養馬養雞等城海門龍鳳等關賊不復敢格
鬥洒淚率妻子夜退棲囤上而以鐵鑄關爲守囤倚
諸崇山又鬼方多淫雨白日晦冥兵將集囤外未敢
先發先是崔公甫臨成都卽移檄諸將不許干後時

之誅公慮蜀四路各自爲心檄按察使張君悌糾合諸將綖及廣等督兵夾攻鐵鑄關破之雖賊黨已奔潰而圍前重岡復嶺較圍後尤甚賊日夜守以梟鷲藏礮伏弩俯瞰我兵分擊之如雨以是將兵盡銳仰攻尙未遽克適公聞先大夫艱又慮諸將解體投淚草檄刻期破圍且懸重賞激先登者並檄責廣充爲事官以懲其報酋死之誤崔公更嚴檄諸將急攻毋爲賊誘諸將愈人人畏罪會璘前受計於公支公及直指王公檄責竟以一旅之師掃九股苗開路進兵而中丞江公以撫偏沅臨鎮復與公及支公計合遂

連破長坎馬瑙青龍三圍所向無前公郭公操縱水西直指宋公並嚴檄諸將吏使水西大敗賊於母氏圍殲虎翼以寒賊膽而應祥又以招撫爲進攻連破諸圍入三渡關扞白田壩與璘俱集圍下護軍張君等遵公指授會五總兵督各路副參遊守暨宣慰等輪日協攻先之以綖及應祥繼之以璘及廣所將兵攻其後折枝孔英督各漢土兵攻其前以六月初五日綖等前後夾攻破其二城初六日廣及璘協攻而六路兵亦爭先以雲梯攀援而上逆賊橫槊四顧無一死黨計無復之始雉經而死廣兵及各路兵於烈

卷四十三
三
焰中取酋屍一軀兼縛田氏朝棟兆龍等而巨黨何
漢良田一鵬孫時太馬千駟等一一面縛賊遂無噍
類矣是役也獲大賊首一生擒賊首一千二百餘名
斬級二萬二千六百計俘獲賊屬五千五百計招降
男婦十二萬六千計全獲被擄男婦一千計拓地千
餘里公露布以聞獻俘京師上大說以平播功告廟
百官畢賀斬朝棟等於市已頒詔海內及巡按御史
公勘報績制府中丞列鎮監司而下論功爵賞有差
初播州故爲漢唐郡縣自乾符間陷於南詔楊端取
而據之遂爲夷穴公議改土設流爲府二州一縣八

衛一特請於上易府名遵義平越列雉爲城設總兵
憲使坐鎮之仍設學置博士弟子員於是修文偃武
綏輯遐毗仁懷珍州之間稱一都會焉夫西南諸夷
盤據於萬峰疊嶺中綏之則怒臂吠聲毒我邊疆討
之則據險憑寨踉蹌而鬥敗則豕奔鼠竄窮蹙曠日
故自古用兵未有甚得志者毋論麓川之役罪人竟
漏天誅卽正統間蜀都蠻爲梗大司馬提虎旅十八
萬討之久而始克然根株未掘俄復嘯聚夷患所由
來矣方逆酋之扞文罔也一再撫之不効自宜改絃
乃當事者顧忌迂徐迄酋盈惡逆逞又倉皇加兵漸

大業府志 卷四十三
損威重公初臨錦官料賊情若觀火操成算若析薪
賊已在公掌握中矣第蜀往歲平蠻多藉兵於土司
見無他兵可恃所調土兵含悲狐兔且視以爲奇貨
陽戰而陰利之甚至藉口乏餉濡滯遷延卽幸而成
功又皆謂吾土兵之力寧復知縣官哉公是以請調
客兵雖數只二萬而先聲叵測蜀漢兵謂四方兵且
至其氣愈壯重以餽糧惟時土兵亦無敢桀驁卒相
濟以成功而默消諸酋長跋扈飛揚之心所爲國家
慮爲西南慮者何其忠懇也計兵二十餘萬日費二
千金稍淹歲時遠滋勞費公苦心殫力所以激將士

之用命折債帥之邪謀散羽翼之羣寇寢隣酋之陰
庇者率炳幾先而冥中其會故師期僅及三月費僅
踰一百萬而殲八百年大慙若摧枯拉朽且拓地張
官一以中國之治治之瘴雨蠻烟之鄉永爲樂土公
之功不宏且遠哉而公不自功也蓋昔召公受命平
淮夷故其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而凡此蔡功韓
愈獨以不赦不疑歸美於憲宗之斷豈不以武功告
成固召公裴公之勞然非周宣唐憲知人善任亦曷
以臻茲哉上御寓中興媲美周宣非憲宗所敢望而
平播之伐知人善任則與召裴之平淮蔡異代同符

公曰非臣與諸將士之功而皇上之功有味哉公之
疏也大臣不當如是耶播故在渝境渝人尤覩播功
而感公賜沅陵張君舊以巴令垂聲茲則以播之役
自粵西移渝而佐公運籌轉餉奏功者謂合守知巴
縣事葉聯芳宜伐塗山之石紀功勒名以永渝人之
思而謂不佞達宜有言遂悉其顛末而銘之其辭曰
惟皇憲天秋殺春生九夏八埏快覩昇平東征島夷
西誅時賊掃穴犁庭匈奴折懼么魔小醜蕞爾夜郎
狼毒我毗猺闖我疆帝謂春羹且無窮武其命諸臣
相機撫處舞干解網仁自舜湯彼昏無忌敢逆顏行

臺省疊聞皇赫斯怒心膺股肱訐謨以助乃命司馬
汝昔撫遼鞭笞左賢威震功超汝往專征國之大事
尚方寶劍特茲以賜公拜稽首夙駕渝州闔外集思
帷中運籌插羽徵兵飛檄督餉矢天誓師開誠命將
桓桓元戎泚泚武夫如熊如羆臨坤之隅組練生光
馬騰士飽鼓行無前魂銷羣獠旣斬層關遂拔列城
風鶴咸順草木皆兵魑魅徹糜寨柵披裂取彼凶殘
鎡膏刃血累卵一髮賊勢瀕危尚倚兔窟蝗臂以支
我武載揚霆擊雷磕會以六師圍之三匝黨惡千羣
駢首伏鈇疾若呼風易若摧枯黔旅重來楚歌四起

盡赭其山兼赤其水殲厥渠魁縛彼羣兇脅從罔治
巢穴都空于疆于理乃文乃武漢官重列威儀再覩
柔桑沃壤而織而耕歸馬放牛絃管春城昔也播地
猿啼虎視今也市廛龍編鱗次昔也播人畏首懷疑
今也殮粥鼓腹含嬉昔也播俗駈舌馬革今也文物
詩書縫掖播人自謂西南諸夷陽收羽翼陰實傾離
彼昏鞠頑天奪之魄竟墮術中遂取族赤威靈濯濯
王道平平逆則誅鋤順則生全轉相告語強眾弱寡
強且不支弱何爲者自時厥後誰敢不共覆車不遠
鑒此應龍露布星馳夜同清晝共識天顏喜茲凱奏

公躬跋涉匪臣之力獨蒙聖斷乃得稱塞帝謂司馬
惟汝元忠克茲壯猷奏是膚功甫出東山遽安西土
召虎晉公異代爲伍赫赫奕奕公功之垂繼繼承承
蜀人之思采之輿論銘之野史億千萬年塗山巴水

西南平播記

陶望齡

皇明奄宅方夏象寄所隸極於西南燄赫濮洛烏蠻
白夷荒忽么膺前世所弗役莫不筆使纏馭咸在職
貢維播州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蒙亂固險世長
厥地顯襲朝號內相君民區裂版章以淪夷裔歷宋
暨元羈縻弗絕雖聖人繼起洗濯腥穢包併荒遠猶

取其貌恭因而建置蓋仍往宜今苟便民俗而已至
今皇帝御寓神武英斷威德醜鬯仁風旣宣義殺時
舉遂乃誅夏戡倭抗強獷植單弱參伐順建旬始隕
稍維播孽應龍怙其昏嚚湮滅彛紀禍芽帷墻以條
以蔓天祿姻黨遂延眈黎七姓五司逢其蠱螫咸仰
天搶地而呼曰吾君乎匪覆匪載胡遠獨遺天子曰
播人予予可弗問令吏召應龍置對逋佚抵嫚未
竟厥理用反戈於白石疆吏來言狀是當誅討天子
曰嗟豈不或悛命大臣遄往宥辟之迨至應龍詭服
請受罰贖首領自效使者宣上旨褫爵赦死春煦夏

長父教母媼惡桀驕息憑倚慈惠長傲滋慝究厥狡
狠遂乃放兵擾境逆犯顏行戕我將士於飛練事聞
廷臣僉曰播徒蟣蝨上不忍爪甲數置之覆用嘜噬
此自棄天天所廢絕不可宥天子曰然遂以前巡撫
遼東兵部侍郎李公往總師事建督府成都總統黔
楚賜劍一得揮誅大將以下而以都御史郭公撫黔
都御史支公置幕偏沅以江公往視師咸聽於李公
己亥五月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平土惟戈刃精饒
弗屬公謂以天兵誅小醜當筭萬全取一決而定於
是徵師輓粟內修攻戰具陽示無動以紓之賊入棊

江燒王嶰梗偏隆煽引九股恫喝躡轢圖以怵將吏就懷拊公因布之文告賊志果岐用緩深入明年春所徵秦魏燕齊滇浙之師暨土司兵畢集眾二十萬正月望日公登壇誓師五監六帥八道並進以伐之推官折枝先以南川兵擣官垠降真州進據桑木蜀帥縋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遇力戰大殲其軍帥廣別擊斬賊大將郭通緒夷巖門以入再捷水牛塘賊棲固上楚帥璘盡焚四牌七牌之苗躡青蛇巔戮數千人進略大小三渡而黔師亦再涉烏江毀關以水西兵抵於白田壩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固下公命按察使梯來視師無何封侍郎計至公飲血茹涕責戰愈厲六月五日縋應祥兵破其城二翌日廣璘攻之城比眾繼以入應龍縋收其尸係虜妻孥盡檻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斬磔於市夫播人竄伏綦莽沉於霧霾不覩天地之大日月之朗者八百有餘年於茲矣則割春斫束身淫威霆鬼其酋不敢逞睨其視王人天吏若異穹壤一旦更建城邑設守令飭新膠庠孫梯虺穴虎豹馮阻者皆剗削嶮嶮廓爲周道茫施羅甸谿洞君長震疊懲艾益祇罔怠明天子刑德我公功烈於是乎遠宜標諸金石昭示萬禩永

殿我南紀用都司弘吉所相白田之南山下銳頂夷
樹銅柱其上就厥趾桃源建公生祠銘功德麗牲之
石望齡舊史官於職宜有紀述遂系以辭曰播古州
縣端淪於夷封以順完地以鄙遺明之肇興鑑先納
土虜使窮階仍珪襲組南金象齒歲獻於王稱爾干
矛載啟戎行天命不滔妖興德寡有孽於房有謀於
社女戎勝晉禍水滅炎火猶弗勝小醜詎堪纓虎冠
蛇搖牙噴毒嘯刃嘖鋒刑人以族高高昊天聽民則
邇命執罪人歸諸尉氏拳梏就訊爲我繫囚旣縱而
西鶻隼去講白石弄兵射天嗥主大吏執言壽張其

語糾聚奸慝公相謹囂糜肉播人用以豢苗鹿挺其
險兔狡其窟再抗黔師克窮罪迄邊人告訕帝用憤
憤爰命虎臣亂是大戡桓桓虎臣曰維李公惟郭暨
支左右厥庸偏師未集綦城宵壞公狃以詞俾疑罔
害裒兵聚穀機沉色閒難知如陰不動如山仡仡王
師有來自東盧濮髮微並以兵從師旣會止神謀電
發八道攻進濤掀岱壓公曰有命誅止其魁播聞鼓
聲若旱始雷拜跽扶攜百千其伍有不用命乃斯以
斧重關塞我若騫若墜恃險與兵以卽顛躓殷伐鬼
方憊乃克之三月告旋天子之釐維播在昔陂池潦

澇今始會同乃江乃湖昔爲鱸薨以飽兇淫今有室
家乃父乃兄告爾播人勤爾征役襁褓韋衿以償帝
力告爾播人維千百祀我公之功以名爾于赫赫天
威銅標在南逝矣西人我公是瞻

並四川舊志

儒溪書院存疑碑記

詹淑

余少聞以柳易播之說意有其事及見子厚全集與
墓誌始信公之未入播也綏陽沿西二十里有儒溪
書院遺趾堂廡盡廢僅存角亭一楹僉謂昔柳公所
建有耆年孟元者公之後也世藏公遺帖昔有見者
今無存矣因召見元詢其始末謂公實乾符三年入

播世傳如此似非無因遂捐資補葺舊宇擇其近院
田地三十畝授元爲業並量免其雜差俾世守祠祀
無數寧以疑存祀不容以疑廢祀也昔劉夢得柳子
厚李太白俱以一代名賢坐罪貶夜郎今播志有懷
白堂而年譜又謂白流夜郎卽半道承恩放還是白
亦未入播也而何以又有懷白堂也堂在正安樂源
鄉與縣屬長嵌相咫尺距夜郎幾三百里豈半道承
恩卽此地耶竊意公初爲劉以死請易劉得改而公
遂仍之柳州亦未可知人生踪跡不能詳載公或曾
經其地亦未可知也不然夢得與公均名賢也倘以

好事者借名爲重何獨於劉而遺之姑志之以質疑
重修儒溪書院記

馮士奇

唐元和間柳公與友人劉夢得俱出爲刺史公得柳
州夢得得播州公以夢得之親在堂不堪遠謫言至
泣下願以柳易播會憲宗改夢得於連州今播地有
儒溪書院相傳爲公遺跡事屬無稽而易播一語友
誼篤摯高風千古有關名教則事之有無不必辨而
祠之存留宜矣公解人也余於公爲後學慕公之文
章仰公之氣節匪伊朝夕矣甫任卽展拜公祠見其
堂廡盡廢止餘數椽惻然傷之遂以繕修爲已任乃

命擇吉鳩工庀材而里民好義者莫不負畚荷鍤羣
焉趨事不數月前後堂宇六楹登進有坊環繚有垣
靡不就緒余偕簿尉韓朱二君陳生王謨等羣往拜
謁見其棟宇巍峩氣象軒敞而柳公當年篤友之誼
歷萬世如一日余因之有感三晉距播七千餘里之
遙也嘗親在堂不殊昔之夢得也謁選辭親時之啼
泣傷心人所目覩而長太息也欲希柳公之關心者
誰乎嗟嗟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哉因記儒溪書院
而并及其事以寄慨云

並綴
陽志

遵義縣令王公殉難記

楊廷樞

今皇帝之十有五年歲在壬午四月苗賊作亂遵義縣令王公死之公諱佐聖字克仲南直長洲縣人其先世有名臯者卽文正公旦之孫仕於宋爲太尉以扈蹕南渡自華以遷於吳其後代有聞者累傳而至公之父曰騰程以萬厯癸卯舉人仕嚴州府推官是與予考端孝公同遊於仁孝王先生之門均稱入室弟子沒而侑享於先生之左右者也公其仲子入塾時卽卓犖不羣書聲琅琅徹數間屋長而博通經史覽忠孝節義之事未嘗不撫膺擊節思以身置其間壬子舉孝廉與張世偉姚希孟周順昌朱陞宣四君

子名相埒焉居嚴州公喪哀毀骨立遺業悉以讓其昆與弟曰吾幸登賢書毋慮其不給也服旣闋復困於公車乃授青溪教諭敦實行崇正學郡守以下咸敬之士習因之不變先是學宮傾圯公至卽捐俸以修克復舊觀時撫茲土者爲張公國維首薦於朝擢知四川遵義縣縣本古夜郎地爲播酋所據神廟間始平其地而設郡縣焉俗畏笞而好兵公以辛巳四月蒞任曉以禮義而申之以條約恩威並施民咸悅服距城二十里卽水西諸酋巢穴公知其必爲害也爰單車陟巘於要衝之地曰新站者創立一城踰月

而工完曰此城立寇至可以遏其鋒否則俟彼過而截其後必無歸矣時安酋部將趙國政以內附爲懷遠衛指揮與酋首郭士奇吳上才有隙遂爲所殺政父率其眾叛入小西稱兵報仇將謀入犯士奇等亦據險自衛乘間而思遲焉公曰報怨之與殺降曲直有在矣乃請之於憲躬率兵入山越數百里擒郭吳而歸置之獄安酋乃服是役也向所陷於賊男婦唐現等數百人皆復還賊望風宵遁遵人相慶曰彼不復窺邊矣公曰決元凶而散餘黨禍乃可弭也居上者忌其功弗聽公條陳守禦十策亦沮不行明年四

月朔賊吳上賢等果大舉入寇鄉勇王選王之琴冉國柱迎戰皆敗沒於宣峰堙賊長驅抵城下同官皆不知所之公獨率民登陴以守越四日賊飛梯入城而郭吳已爲郡守所縱復出獄以應之公知事不可爲卽以印付次子恪曰此國信也間道疾行以歸朝廷吾當一死以報國耳命服仗劍坐堂上賊至奮起殺數賊遂爲所害直立不仆賊亦驚以爲神而拜之時十里土司義兵王尙明等皆公所訓練也聞公變皆慟哭舉白旗分兵進勦追及於新站所設之新城盡戮之無一免者而遵城復完皆公生前之所計畫

亦其忠義之性有以感人故能齊心竭力以不負公於既沒之後也嗚呼公之德豈不深而其功豈不偉哉國家養士三百年湛恩濺澤不可謂不至矣求如公之甫沾一命膺民社之責者不過一年乃能殺身成仁且先事以圖其難卒亦賴其成算以克復其疆土何杳乎其莫與匹也非仁且智者而能若是乎使以公之才德不致屈處于下僚兼置諸窮荒絕域之地則其所有造於邦家者豈淺鮮哉惜乎執政者不好賢而不獲展其大用也亦可悲已公既沒而其民思之爲之建祠以選等三人從祀喪還吳門僉爲之

請祀於鄉賢兼請予爲之傳予方有棘人之憂未遑應也越小祥乃稍爲記其事俾後之作史者有所考

焉崇禎十六年

殉難錄

水源洞記

錢邦芭

湄潭北七里有山聳起高五里土人呼爲五里坎大約川黔多大山高者或至數十里危峰插天層巒阻日多嶮峻艱於躋躡故土人見山之高僅數里而可登躋者率卑視之謂之曰坡曰坎其方言相傳如是而其實以茲山置之吳越間則已巍峩陡矗共尊爲峰爲嶺而位之名勝之間矣五里坎之半巖有洞攀

援而升徑頗危仄洞口高丈許入洞半里乃轉西上
又數十步更入一層其中正黑非火不可行其洞之
廣可容數千人其頂石乳流注四周上下凝結有如
人物花草器用之類不可名狀其洞口轉入之路甚
險一失足卽顛仆其下尤深莫測其底以故每遇兵
荒此洞恒藏數千人外寇攻取萬端無能施害中有
潭甚深其水涌沸冬夏不息流出灌田數十頃曲折
成渠再分再合八九里乃入眉水眉水自夜郎大山
來西流由板角關迤運數百里乃曲繞縣治西南流
入於烏江其水經縣南灣環如蛾眉宛曲而明秀故
得是名焉又天下水多東流而此水獨西流逆龍而
行至縣治縈旋曲轉故茲人秀逸甲于西南余自甲
午祝髮移居眉水之陰挂錫西來庵與吳扶靈望衡
對宇動靜相聞時曹子壽字自夾江解組歸來隱居
水源洞之左授徒自給馮仲立兄弟隱居寶洞黃月
子亦授徒十里溪祝子雨蒼在客樓屯龔子上之則
結廬馬峰山下皆潛水有道之士或率妻子躬耕或
教授自晦與蛾眉道人鳧庵居士遊止略同春朝秋
暮月夕花時或諸子命酒過西來庵或余提琴相訪
連床夜話風雨無愆慷慨悲歌逸情殊上夫荒裔遐

陬當孫氏偏據時士大夫俛首困辱以爲善類幾盡而我輩猶得山水琴書嘯傲天地嗟乎士君子亦在乎自致耳孰謂時勢能困人哉

涪州志

國朝

重建碧雲峰亭記

李先立

碧雲峰遵城之後山也遵義古播州郡邑于叢山峻嶺中山之佳者多矣而碧雲峰獨稱蓋是峰矗起碧落間蒼茫杳靄壁立城後如玉削成因以得名或又謂之玉屏云高僅三數十仞自下望之恍與天接朝曦先迎夕陽晚餞憑高眺遠萬象俱達左右諸山之

高下不一與之等者有之然起伏映帶盤旋回護其意蓋常在碧雲峰也唐乾符間棄與外藩楊氏此峰之不與王會者千數百年明萬曆庚子始平而碧雲峰遂入盟府矣自是以來么魔割據兵荒洊告或常或變反覆不時戶口逃亡人烟凋謝四顧寂寥黯淡無色未登臨而衰颯之氣已自觸人人亦罕有至者故初原有亭後遂一廢而不復存今天下承平五十餘年矣湛恩覃布文教四訖薰蒸涵濡盎然如春民間豚蹄燕社樂酒往來徒見山高而水清向之妖氛濁氣蕩焉無復存者弔古者探奇訪舊則此峰之勝

當不獨使山靈秘受此亭之所以又有待而復興也
亭成而登覽之餘煥然改觀因思昔日之衰孰爲基
之今日之盛孰爲致之撫今追昔未嘗不臨風三嘆
也嗚呼由今日之盛而悲昔日之衰人情大抵然也
然不由昔日之衰以適今日之盛則亦烏知

帝德之廣運如是其無窮也哉

筆峯文集

祀盤龍洞記

李銘詩

桐梓歲貢

邑城西南六七里爲葫蘆壩因地形似葫蘆故名地
原而隰堪種稻但四山俱乏水一遇春乾則不能布
種夏秋早有坐視其苗之枯耳地形盡處爲盤龍洞

洞爲邑景首觀洞左里許有石穴袤濶未及一丈而
葫蘆水入焉值淫雨連朝溪漲齊集穴小不能容納
則迴瀾四溢甚且淹入城中而苗穀胥屬於朽是旱
澇皆病者莫葫蘆水若也故十年之內報淹報旱者
葫蘆奚啻七八逮通計其田不滿二十頃額賦不踰
五十兩報不成災歷來府縣尹見而憐之每捐金賑
濟然未嘗有預防救患之方也丁亥冬邱侯來令斯
邑而次年報旱已丑愈甚其後因奉功令清楚田糧
侯乃履畝勸首坐盤龍洞中進居民諭之曰爾民頻
年苦淹與旱地實爲之也余爲爾民請於上其定賦

悉以下田起科庶免大困又諭之曰斯地之欲免淹旱非人力可以能爲也觀洞之靈秀奇特必有明神焉盍禱祀之歲之仲春侯乃卜曰虔誠詣洞首爲民致祭是歲非不旱也獨葫蘆壩一方果多得雨秋始有穫父老歡忻載道指所穫曰此洞神之力耶抑我邱侯之賜也遂相率謁詩而語其故詩曰善哉邱侯之爲政也從來政之大節在制祀而箕疇之衍八政也三曰祀蓋祀以爲農用也祭法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災患孰有大於淹與旱乎且祀典亦載能興雲雨潤物有功烈於民者山川之神

是也斯舉也邱侯可謂忠於民而信於神者矣云胡不誌雖勒石可也

桐梓草志

建謫仙樓記

趙遵律

太白之被謫也少陵憐之汾陽救之一時辨其汚而憑弔之者不可勝紀嗣是懷白堂太白亭百碑臺里人懷賢記勝雖廢置無恒要不忍疑其僞也自曾子固薛仲邕輩作序譜俱以爲至巫山遇赦蓋本集中半道雪屯蒙暨今年勅放巫山陽參以海月十五圓之句譜入乾元元年被放二年被赦讀者未暇致詳遂以夜郎諸勝蹟爲附會卽五陵炎蒸三危放逐亦

屬子虛而珍播無謫仙之迹矣今攷唐史乾元元年九節度圍鄴二年師潰令公以故被讒釋兵柄爾時中外倥傯未便調言尅復之美而汾陽處疑貳之際顧乃自詡功成以官爵贖翰林乎見樂史別集再查工部年譜入夢天末二詩俱在是年金雞遇放胡不之及顧惻惻於網羅瘴癘致嘆共冤魂語贈汨羅也則二年遇赦未可以爲據也明矣且翰林全集有烏江別宗十六詩夫烏江源出烏撒過播州至涪陵入江去巫山遠矣畱別分手相贈遙瞻西去文義極明是烏江尙無歸期又何烏山放還之云乎或曰巫山陽太

白白道半道承恩見於集中屢矣年譜參伍考證以成其說而子以爲疑何歟曰夜郎道左遷所歷巫山陽放歸所經太白沽酒一擲千金鸚鵡洲邊嘯飛七澤之雲歌動三湘之水則興酣憶舊遊遙拈靈山著蹟拓其蛟龍筆翰之光非謂十二峰頂見五色雲間鵲天上來也年譜泥放還爲巫山並以巫山爲半道故舉流竄以後數十首註明夜郎者掃而空之以爲未至其地而不虞烏江畱別之齟齬也然則左遷之時放還之地不可攷歟曰乾元歲秋八月遷夜郎於郎官湖序見之次年冬至巫山於瞿唐峽詩推

之白巫山至鳥江至白田於馬上聞鶯詩知之至太白放還則於贈徐安宜得之考其歲月按其道理而證之以地誌太白詩文太白固自為年譜矣或曰白田二詩未曾註明夜郎亦未明賦被赦年譜軼之而吾子攔入焉豈地有可稽而義有可通者歟曰漢唐舊地畱遺至今者如蒙渡漢唐夜里唐夜漆里唐漆不可殫述白田黨壩固可例推至樂安里在府城東則武德以後隸播之縣唐武德中徙州治綏陽有樂安宜林等縣雖徐安宜不見於史而青蓮遊屐所經更無有白田其地安邑其縣者未審年譜何以編而詩何所屬也至於楚老歌

詠遊子懷恩迺辭歸不忍欣幸感激之詞與聞醜不與遇恩不霑固自有間紬繹參考則半道承恩固可相喻于微而巫山之疎又無足深辨矣惟是世遠年湮愈傳愈舛易聞鶯為聽鶯而字訛矣誤馬上為螳綠鶯簧而註訛矣尚賴三尺殘碑屹峙洞口則觸成悟疑求真金粟如來實武憑焉况夫黃桑紫椹夾道爭妍百轉流鶯與機杼之聲相間每行春蒞止恍若道骨仙風神遊八極者導我仙路而綸綽放書飛於湘水鳳山間也因檢摹二詩勒石建樓為謫仙千載後作流寓主人亦懷賢誌勝之意也夫丁卯冬刻

遊石佛洞記

黎安理

距郡東十里有洞焉曰石佛前未聞也郡守濟南焦公探奇得斯地以石似予佛名遠近人因是漸來觀或時祈禱之輒如願咸醵金莊嚴奉之燒香布施者及好事者日喧闐其爲勝遂與桃源埒今聞如夙矣憶前此十年非獨此絕遊人跡桃源亦罕問津者爾來桃源之遊譙又盛矣而石佛寂寂焉遂不振或佛不耐擾攘故卻士大夫之月盃風鐺清淨以全其真乎抑山之靈但憑於石以邀愚夫婦之禱祀而不肯以其眩幻譎詭爲有識所評笑致其機變亦有時不

靈乎象山子獨遊於茲撫謂佛者而歎曰兩間動者水靜者山靈者人蠢者物至靈者神而至頑者石石而佛頑亦靈矣聞佛性堅而不動石之佛其宜歟抑又聞石有聞法點頭者石而佛歟佛而石歟意無或石之頑而靈也乃卽人之靈而頑也歟書之洞壁以詢踵余至者

鉏經堂集

唐序

羅氏忠愛堂譜序

楊端

蓋聞豪傑之挺生莫大乎盡忠盡孝二者而已故先

民有言求忠臣必先孝子之門又云事親孝則忠可
移於君吾於是而知君家忠與孝之大也輿稽古載
君之先宗出於春秋有熊氏君之先子先大父登將
相縉紳本大則枝盛源深則流長理固然也及大厯
初君之先公太保公值國步之多艱抱命世之才略
著聲三楚建績八閩王室賴之以安妖氛需之以靖
夜郎濁亂天子震驚推轂掌戎廓清播土分符割壤
世受侯封所謂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成者君
之太保公是也及君之世厯祀百年傳家四葉冲年
嗣服遺大投艱播孽之遺類復猖獗河之殘魔復崇

封疆孤注難支君其見幾明決思患未然而有太
王之遷子胥之去修車馬繕甲兵卧薪嘗胆復少康
之業報吳越之仇其始也我出我車與子同袍其終
也執訊獲醜與子同僚猗歎幸哉向之先公創而造
者君得以恢而復也君之恢而復者又吾之得以創
而造也先後濟美伯仲壘篋其與君之螽斯麟趾亨
茅胙之長帶礪之久者並日月而弗朽矣一日登君
之堂閱君之譜見先公遺言如睹先公手澤其德業
聞望凜凜筆端猶令人心懷念慕繾綣莫釋一唱而
三歎焉因忘鄙陋勒爲俚詞附之仙譜聊慶其盛云

乾符三年冬十月望二日題於羅氏之忠愛堂

羅氏謹

明 勘播紀事序

塞 達

今上聖神文武威振海隅南倭北虜稱臣款塞亦越蠻夷之長罔不懼服乃夜郎酋楊應龍獨以負罪懼誅不卽輸情候勘故籌邊者並注意焉省中楊公以爲言大較謂事關川貴兩省撫臣議未協於一宜遣才望大臣往勘下部議大司馬石公覆議以聞上特簡南少司馬益都崑田邢公以北少司馬兼御史中丞持節蒞視之惟勘惟勦並載璽書夫最爾小醜討

以節制之師直摧枯拉朽耳猶然並議勘處豈不以酋孽由自作罪止其身大兵所向不無玉石俱焚之慘耶又豈不以川貴滇粵之間諸酋長互爲唇齒作我藩籬使酋無終叛之實遽行誅滅卽酋有餘辜諸酋長無後言而自撤其藩籬儻亦非上策耶聖謨洋洋意念深矣公自畱都聞命謂酋重關大筭業已負嵎重以土苗敢戰未易擒剿川貴之兵素稱脆弱卽土兵頗強盛不無狐兔之悲必調兵他省示以必勦乃足以折其奸公於是有謹摠一得議兵餉八事之疏事成於同而僨於異况軍旅大事乎中丞譚公林

公直指王公薛公體國匡時義應共濟公於是有會
計兵情之議西南征討兼用土兵而酋比隣交結宜
陰摧其羽翼公於是有激勵士婦獎率土官摘取把
目之檄先是下檄許酋自縛轅門待以不死酋猶遲
回瞻顧蓋酋久羈重慶備嘗窘辱邀我偏師再干眾
怒自知無所逃罪土民復爲蜚語恫喝酋疑懼滋深
公已詳諭酋始以周維新等乞憐因其控訴是以有
再諭三諭之檄故雲中史夷縱橫有年公昔開府其
地計擒史夷弄之股掌之上聲震寰區酋所熟聞而
心懼者而方伯李君憲副易君及郡守王君深諳夷

情皆廟堂所簡任者公與譚公咸委信而責成之以
故諸君共殫計畫公又檄大將軍蜀前後劉君貴竹
李君遙制以虎旅酋竟不敢違而綦江安穩驛則部
覆所允勘地也酋囚服俯首於茲惟贊畫張君劉君
監司李君易君及郡守王君所督責贖金四萬兩再
獻首惡十二人以俟天誅公於是有播酋兩次投勘
國威大伸之疏五司襲替舊關白於酋長酋藉手橫
索釁所自來自宜收其事權又土民妻孥何辜向爲
酋所魚肉者以茲訐奏結怨轉甚亦宜曲爲之所公
於是有善後之疏其他疏檄凡所以制酋之命而伸

我之威者不具論具在勘定播夷紀事中公重示人
我蜀縉紳大夫之倫造公而請曰如天之福明公勘
結播事以大造我蜀父老子弟幸甚第趙營平有云
兵事當爲後法明公獨無意乎公始付諸劊劊不佞
達奉以卒業作而嘆曰以公文武憲邦之才不勦而
勘酋龍人知爲公之易不知惟不勦而勘致酋帖然
聽勘之難也公勘結播事而無所煩費於川貴人知
爲公之功而不盡知公所以爲大功爲大忠也夫自
白石口抵殺官兵酋爲戎首懼而思逃久矣又以道
路之言竊窺究竟主勘出柙之虎肯復向檻中耶藉

令公實備兵則見以爲損餉無備則見以爲損威威
太重酋旣懼而不敢出一切以恩酋又玩而不肯出
公斟酌操縱其間使兵備而不費威用而不猛恩加
而不褻獨苦心矣又先屬其事於郡守王君君毅然
單車往諭酋囚服叩首於道左君故倨視之以懲其
玩已復示以不疑推心置腹酋始輸情請罪若是乎
勘之難也我蜀瘡痍未起民懼復罷於轉餉士卒則
惴惴然懼不免於鋒鏑卽一討而擒酋而暴骨於夜
郎復嶺陡澗之間者豈盡酋餘黨耶今使之自縛聽
勘獻首惡贖罪金外且削父子之世官收五司之世

士又自羈其一子外餘黨服上刑而下者踰五十八
內之以大伸國威外之以聯屬它酋軍民無膏斧填
壑之虞而川貴晏如主上已寬西顧可不謂大功乎
然勤與勦並較則凱奏露布似以爲駭俗矣公得便
宜行事獨爲勦不爲勦其竭思殫赤所以培元氣而
利賴國家者益甚深遠不佞固曰公勦之難功之大
所以爲大忠也第不佞於是而益有感於疆事之難
焉自公論未明流言易起而疆臣以任事爲諱矣播
事遷延迄今八載微獨酋負固卽土民亦幸其負固
以甚酋之罪重以四方亡命及武弁喜事者飛語流

言轉駭聽聞封疆之臣惡能無顧忌乎哉賴公與譚
公王公訏謨大同而公總師帥之任獨坐照其情形
以故贊畫監司若郡守得以一意從事而廟堂之上
相公協心與大司馬議合公始得以便宜行事置兩
省於安枕然非主上明聖眷任老成卽公欲長慮卻
顧爲千百年計其道無繇也迺知人主所以經理天
下鞭笞四夷者惟在知人善任哉惟在知人善任哉
不佞故備言之令後之考西南疆事者得以采覽焉
平播全書序

王象乾

右者明王慎德四夷罔不率俾學者類能言之考于

傳記雖不力與之爭而柔武之節亦未少廢如大禹之序西戎文王之討昆夷豈止荒服是營岨嶮用兵固有之矣爲其臣者載筆綴文曲盡揄揚後世誦而傳之使其文獻無徵傳聞寡信則何以稱焉漢世班固王充之流稱述祖德每歎息於光藻之易渝雖大小不侔卽其力專故實能有推本斯亦其次矣本朝威德甚盛於夷狄尤慎用兵然桀驚不馴者未嘗通誅記述類多可致皇上承迓列祖之休命神武繹宣凡有兵事所向成功如朔方島夷始非不哆然卒爲大僂談者更以爲美曾不數年又有平播之役僕守

北邊每見廷議播事爲之太息追上決策討賊起少司馬李公於家督諸路兵每有奏記傳報四方讀者皆驚以爲意深密而知機要賊不足平也不數月而成功踰年僕來受事訪公之遺謀餘事吏言是書僕取視之書凡六種首奏疏次咨文次檄次書札次批詳次雜文軍中之事略具梗槩云吏曰事初起時蜀故久不知兵凡徵發租調文符如雨下至魚鹽行葦之微小小事宜靡不草創行之麇然爲駭郡國承風十不得一又鮮有佐者徒操空言以逞遁心夫獨割可以持斷而孤翮不能搏空使公之謀計遂行投之

靡不如意於功也尤易矣是編也挂一漏十微者不能著之書小者又不能詳然運一方之宜馭無窮之變幾微疑難斟酌而味之於泐泐之中昭灼以行非古之哲人惡能若是曩著漂說聲聞得之具嚮今也據其籍求其故人或能言事猶可識也世之人藉是書以觀公之大業猶之求影於燈取潤于河斯其不遠矣故表明聖之光靈存勳伐之遺烈睹四夷之明効舉兵事之機權章成能之有要彰彰睹已初策播事唯上一意討賊又一意惟公計是用公所請奏議盈前如石投水數年以來君臣相得未有若此之盛者也卽有苗可格矧於逆酋故光靈益遠公之用兵意略多奇違覆無幾當權立斷卒莫有難之者可操券而責也故勳伐自隆南羌部落唇齒是資蚌鷸以俟般鑿在眇孰不寒心是銅標古鼎之文西南所永戒也故夷心可戢觀公所爲文大如奏白小而書記汎若不窮皆能橐籥此所謂智勇俱進者也卽兵法數十家可以並行故機權足辨國家用兵四夷成功之速無播若也其說略已著之於篇從而繹之事操首尾言尋倫脊倏如蒼素倏如笙竿彼紛紜者孰不齟齬舌而退焉是崇此而成違之而敗此亦議事之大較

已故能事益顯僕蚤與公游雅推其才媿不足以盡
公姑明其略云耳吏曰藉如公言倘無是書豈遂泯
泯乎僕曰否否傳有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
異辭倘信而足徵莫之能易矣吾論公書貴其見聞
而信也書有屑征甘誓雅有采薇車攻其事不過征
討戍守之常使在後世必且湮沒無聞唯作者親見
當時用兵之美曲極物情鬱然比於曲則故不徒託
之空言孔子信之至如輓近事迹雖蕃各陳私臆不
以爲一家之言匿瑕增妍天下舉而笑之亦何益之
有故得其實雖綿遠可以昭盛典飾其僞卽衍博祇

起羣疑衡纒在心耳目難掩此鴻藻之所承而雅志
所願識也其孰能廢之平播爲本朝僅有之事是書
言無不實故文無不遠非以之爲有無而不能不有
也旣有論吏因使論而籍之

平真奇績序

曹勅

真州之賊嘯聚二年先是欲勦或曰蔓難圖也果勦
而績弗用成撫或曰勞難解也果撫而事罔克濟二
者相持久無定策嘉靖庚寅冬適中丞鉅野宋公有
臺先生奉撫蜀之命至克壯厥猷矢平是賊文以審
虛實事機武以決勝負勦筭已乃瞰知取勢曰彼將

田虛負也訓練征兵曰我且以實勝也越明年辛卯夏公決勝主勦約軍法嚴號令守巡分臨縣地將領分哨賊巢衛使以卒伍縣官以民勇酋長以土兵吐精出銳諸皆響應而來往者飛芻輓粟椎牛醜酒計今省費不及三一士無饑色人願效死始進則王張二渠授首深入則周渠輿尸五旬而數萬負固之賊平矣時公以兵難遙度事促督成遂按部重慶浹辰而訊馘來告觀如堵墻行歌道路以爲東破藍馱南仆方曹皆不如公今時之易全蜀之人將擬祠諸葛像益州矣吾渝大夫士感而侈頌發諸聲音傳爲歌

咏又不謀而皆同錄詩有冊開卷有題序事有序以予一日僭長及與公稔過辱問題請序予不佞非不知讓直欲紀實乃應之曰成功曰績異常曰奇敢以平真奇績賀公門下旣而皆曰諾予復序曰合衆謂勦而平者常也曠久勦而平者常也老師耗財凋民瘵郭勦而平者常也公自一人槩於其中預有定見始終一勦而卒不搖惑撫議計自閏六月出師秋八月克平見戍往而聞凱旋完城郭而全民命公又先捷至而來若或啓之旣按至而平若或助之况鄰封土宇使吾得而安之繫誰之庇凡吾謂之常公往往

而異平真之績公於是乎奇矣比見刻行撫臺訓練榜文及疏邊一報條制西藩四事三策備載圖說欲爲久安全蜀至計乃嘆公講武籌邊精明事事四事方殷維垣天下重望維師尙父維公時乃奇績以有補蜀視焉謹序以係蜀人永永之思並補蜀

並補蜀

送周公守遵義序

楊煒

三十四年夏攝綦事郡丞周公兩最考拜守遵義蓋聖上念新疆渺在萬里末由挹華封深丕變且支郡夷民棘戶隣吐番莽藁潛睨驕兵待餉值二千石數遷數代有如傳舍雖灼焉著在功閭者弗久於任兵

民安所交賴哉先是詔下主爵者推李公任遵郡使者上言公以播擾簡擢泣綦從事戎間發謀戡亂顯有大勳迄今播人戴德亦如綦人疇庸聲望輯固疆圉固無出公右天啟皇衷疏上報可竟回成命而以李公領郡於滇雲公仍領播邑士若氓驚睹除書不忍釋公去憮然若奪乳之嬰謀如漢褒德借寇事顧無如明詔何乃計所以尸祝者移之聲歌做詩人美素絲詠甘棠祝麟趾以紀盛事下里巴人遂不敢以續貂爲醜在昔孟堅子長傳循吏莫不有治行可紀鋪張而揚厲之若公者真不懈而及於古雖累牘不

可縷悉焉故有頌公之心如青天白日者有頌公之
清如玉鑑冰壺者有頌公之政如甘雨和風不尸不
宰者更有頌公之恩如滄海汪濊日用而不知者至
其博大淵懿功能不有不以搏擊招速響不以遽色
震凋殘蒲鞭示懲卧閣無訟雖請濟蘇貧諸政勢不
容已於喙要罔耗一蔬一醢之費一意養元固本直
登赤子於春臺仁域中受賜其曷極也茲之往也於
制爲公於播爲幸而於綦爲缺望致攀轅者壺漿者
望朱旛而謳吟者肩摩載路輿不得前者累日焉嘗
語諸父老曰公負康世才且簡在上心開府建牙非

可跼促而頓於綦者甘棠之鄉惠顧不淺矧今猶在
兼覆中烏用不忍去而望所以畱也僉謂鄙言有當
於是歡呼動搖再拜送公之播

綦江志

贈播州孫太守序

黃輝

漢武間西南夷來夷雖破爲夷然未一於漢若夜郎
巨南黎夷漢間爲播自唐至皇明萬厯乃郡之爲遵
義遵義之名不夷矣其心詎必曰吾真漢矣哉漢之
自興國孫大夫始大夫甫擢守遵義雅揖座上問所
爲爲播者一曰語不云乎霜雪之後必有陽春播自
晚唐醞釀奸宄文廣以延昭孫怙其猙獍信然自夷

人乃乍庭於勝國勝國嘉之好予名曰醜犍自勝國
迄今又三百許歲而宮始豬犍詎易醞哉跳梁封豕
今乃蠢然彷彿於人彼其所世耳目者皆三苗故刑
不典而自爲者也天兵加臨猶驚然旅拒丹川殷谷
京觀捨雲麤犇甫定猶狘未息亟之當更鳥獸散耳
謂宜蕩軼簡易如班定遠而可乎公謝曰唯唯其一
曰不然夫刑亂國不用重典乎法無故重重乃稱亂
播亂久矣其人狎暴而侮平毋尋姑息姑息久則玩
玩而法之彼且重不堪事隨之生事復生事紛糝偏
亂將若之何必也一宣高皇帝功令及歷朝憲軌以
狗一切剗抹夷舊帖如漢約使戾氣越志日銷月鑠
而後乃明章生路以就其惡死也者如是而安安乃
可乎公又謝曰唯唯眾莫知公所爲曰公殆無取乎
或曰豈其百徵而一無受也公曰凡我予者皆是也
吾第當吾予而已甫至遵義則任事者方議增木價
公喟然曰金瘡赤子衽席無恙乎未也胡木之求多
爲夫昔也采淹無慮旬月而今也日之遵義不價而
功矣若之何功是增焉遂抗議請罷在事者曰可公
於是厲精視事首釐縱恣自嚴交際始下教曰太守
去鄉閭西來數千里爲天子拊循吏民身且不得私

何苞苴之與有一切訟牒守旦夕手不律剽決矢不
因緣爰書攘一錢累若雞犬其諸屬人見自有常度
奈何用土宜下陳溷守堂爲自今有仍陋轍前者投
儀狀使自衽去民乃知漢官堂室清嚴峻絕如在天
上無復向時罔兩猫鬼出入徑竇安恠其法法厲甚
蓋所自法乃爾公念夷難民民尤難士士雖近蜀聲
教阻遠習澆以鄙乃捐俸百金首修學宮諸列祀者
廟之咸秩而肅列科條倡士士以課業進則手爲竄
正藹然如父兄訓子弟焉又教曰天冠地履堂簾在
此矣遠方冠裳僭差其一稟於制違者論以罪夫蠹

則有鴛蜚則有鳩天地之仁也今公庭積滑鼠於社
蜂於稷何蠹如之訟師豪右主客相倚起滅鼠雀雲
煜反覆賤削無辜何蠹如之守必不與蠹蜚共郡也
亡論吏若民其並爲守鴛若鳩務跡之得卽付法法
無赦於是士若教民若令豪強畏戢善良鼓舞橋約
道路一切修治夜郎國幡然爲漢治郡焉而公在遵
義三年政旣報成矣公爲政勤敏精豁未嘗憚寬嚴
自命而長厚愛物自不忍天性諸所展厝皆豈弟近
民無城府圭角纖毫矯飾之跡而風度廉整威儀爽
朗故聲色不大見者自粟至其問下戶疾苦禮助貧

士惜災疫流徙常若不及良所謂當予者故用漢三年而夷俗頓化蓋感人若斯之深哉昔魯至春秋莠弱不振卽周公先見末如之何而童子結旅衛魯猶存孔氏家法漢高以取天下之威迫重瞳子斗大故城猶歎其守禮義之國而不忍輕動教化之關於是遠矣凡封疆開建必謹其始始之以正其後莫敢苟且夜郎之爲夷不知幾千百歲至我聖明始漢其地而風氣洵開疑衣冠氣已發露其間公之強教豈偶然哉吾故曰漢播民者自孫大夫始世有知言君子必以予爲不妄矣予未嘗見大夫也厥僚屬朝夕大

夫言之詳以授鄭生直二千里走安漢問言於予鄭生聰穎諱諦能言諸公所言者夜郎有人焉大夫之造士不徒矣故予有以贈大夫如此云

補蜀志文志

羅氏族譜序

羅儀廷

蓋自尼山麟經作而天下萬世有國者莫不有史自考亭家禮傳而天下萬世有家者莫不有譜是知史也者國之譜也譜也者家之史也不有所紀則世遷代變事遠人湮倫序混殊尊卑失序賢否莫辨疎戚無徵而終淪於無統也遐考先公世錄驗諸碑銘石勒乃春秋有熊氏之後山西太原人也始祖世渺始

難悉述請得以鼻祖創垂顛末歷代纘紹根由推而
言之大唐大厯間鼻祖諱榮公登將相之壇兼文武
之略華夷欽服中外聲馳南定閩蠻北伐邊虜王朝
倚重四國賴安廼值夜郎變亂羣夷梗化蔡經略征
之而無功何司馬討之而敗績幸我鼻祖奮盤根錯
節之材開千載難平之地身膺茅土世受符封亦可
謂創業之奇遭也傳至乾符三年四世祖太汪公穉
褫居官權柄失握百年甫平之域轉而爲腥穢之區
遷國圖存斬關走出當是時太師楊端公勳名赫濯
威望尊隆太汪公抗疏力請乃得提師援剿前此失

之東隅者後復收之桑榆者也繇唐厯宋駕元至明
後先相繼藩屏王家王命是共祖訓是保豈非鼻祖
貽謀之盛太汪公再造之洪哉萬厯庚子歲楊應龍
不道虐民瀆神干冒王章宗子其賓連率五司會糾
七姓獻土改流易播爲遵向之士而同者今得爲萬
戶侯耳嗟嗟前人創造於前繼承於後倘非克孝於
家克忠於國亦何能厯世數變而不朽哉廷生也晚
適逢千百之期幸際三十三世覩簡編之殘闕記載
之差謬若非遡本窮源詳定載籍雖有肖子賢孫復
起其詳不可得傳也况前世之流風善政鑿鑿可鑑

嘉言美訓歷歷可稽至若冠婚之禮喪祭之儀習姬公之真傳體朱文之正訓尤當後世是則是做者一日行吟澤畔放步隴邱咏蓼莪之章歌繩武之什承父兄之命遵譜牒之傳因與二三同志者並誌不朽萬曆戊午歲秋八月朔日羅氏譜

楊生族譜序

盧安世

遵義古夜郎也厥邑險巇易亂而難治詎非束手之事乎然亦未嘗深察習俗之宜也余於莅任之始每從公餘詢諸父老訪庠中俊秀欲求便民養兵之法靖而安之俾邊隙杜野處寧適有楊生獻厥奇略爲

予借箸予甚嘉之恒來謁見足稱人幕賓矣越年餘烽烟漸息人物頗安予登龍山眺湘水生從予曰快樂哉山水之固乎生愀然曰在德不在險也予曰何以言之生曰予家自始祖端世守茲土因爽厥德遂削平焉不然公焉得茲土而莅之予聞是說始慨然曰爾固楊侯子孫乎胸中甲兵志氣卓犖亦云無忝祖德矣興盡而返次日生持族譜謁予爲序予維楊氏之蕃肇自唐衍於宋元及於我明雖當零落之後而厥族猶彬彬蔚起以文化武以治易亂不恃險阻從法約束亦可謂世胄之子孫識時務知興衰挽習

俗而還大雅也爰爲序以表不忘之志亦猶峴山之
記爲予去後思耳天啟丙寅

楊氏譜

祀襲壯義勒序

胡從明

忠孝功能之士其性植哉然可觀世德矣世德云者
子不能得之於父父未始告之子前開後繼志竟事
恢若或湊之使得盡洩其忠貞而無憾者所謂格天
而天相之也嘗讀史觀漢之蘇子卿宋之岳武穆皆
父子列將慷慨立勳其以忠作忠也員之於伍奢苞
之於翼德興之於雲長皆嚼指腐心報父立國其以
孝作忠也忠作忠者境處其順當時壯之後世慕之

孝作忠者境處其逆當時悲之後世悲而復幸之然
而不數見也則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焉耳
丁丑冬余來令播得炙袁君勳名然猶未悉所詳也
越戊寅袁君出祀襲壯義集相示慨然想古忠孝之
英而恍目遇之矣蓋其父統兵平藺遊擊以殞軀贈
明威將軍建祀仁懷諱鑿也袁君猷力出眾似無藉
於父蔭而父之功成名立實非其子不可也值藺酋
作叛之秋桓桓赳赳倡義援渝擒僞節度招僞巡撫
恢復重慶繼取仁合當是時也謂將繫逆寅頸置之
闕下目中無全酋矣不意竹瓦寨之戰徹三晝夜不

休遂死沙場噫偉矣亦慘矣袁君乃奮不顧身仗劍請纓抱鞭尸之憤切祭肝之怒散金募士掃清藺穴掘奢氏塚得功獨多遂努力前進招降斬叛復遵義城援黔救滇戰守奇勳炳耀夷鼎復仇之念旣洩許國之貞亦快朝廷計功授爵祀襲之恩命以揚獨計袁君一青青子耳今其人儀容麗都舉止間雅非有叱咤顧盼及軍前授摧鋒陷陣之任也從事毛錐立志青雲上以光前人安得以不共戴天責之或勉強就事慕赴難名至如劉景升之兒馬服君之子曷克有濟乃氣雄謀壯敵愾荒郊蓋其志固生已不作矣

昔王彰謂左右曰大丈夫當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立功建號何能作博士耶今袁君其人哉素有是志故以不忍之心激其必爲之氣仁之所以有勇也而吾獨取其智言之使袁君戀戀博士隱忍弗卽赴則父死必贈贈必蔭蔭不過一級耳袁君授此一級之爵然後鳴劍抵掌於以斬將騫旗取通侯不難然而其父當時叙功贈卹之舉未必赫爍耳目令人羨袁將軍有子也卽袁君將來報功議擢有典亦未必照耀前後令人羨袁君之克紹乃父也智不失時夫是以仁不遺親勇不懼敵胥舉之蓋天下惟忠義格

天天必相焉以明威將軍之赤心貫日血戰身亡俾
不得殫其願天地亦爲之慘黯其故其弗逃於鋒鏑
者數也而獲振於箕裘者數而理行之也然則袁君
者上承皇天鑒忠之命下紹乃父作忠之意必當益
勵孤貞賜履光謚於未有艾也袁君勉乎哉

壯義勒序

翟司教名無考

瑞芝袁先生昔年文人才人也今日所習者雖武事
所談者皆文學余叨任遵庠識荆之初知非赳赳材
官比數久之乃持祀襲壯義勒以示余余披閱間深
有感於先太翁之死難貞烈丈夫焉忠貞貫日義勇

格天當道之優卹部院之題叙歷歷褒嘉字字華袞
固已光耀簡書勛重竹帛其朝廷旌其忠義特命建
祠以妥其靈春秋祀以崇其德夫何愧哉且其子爲
父洗讐憤激血戰維時元兇旣殄餘孽悉除恢復三
城烈高千古朝廷懋其功後先疊見父子媿隆特破
格以廕其子世其爵猗歟盛哉袁氏之庭忠孝萃聚
簪纓濟美先生洵所稱文武全才將相天挺者哉此
一勒也源遠流長盛傳美彰子子孫孫厥後克昌太
翁含笑於九京俎豆奕世其馨香是爲序

並表氏譜

國朝

代吳總戎贈劉副使序

陳啟相

十年相知之久得之於淺深巨細安危常變寬猛疏數之交者迹而已要不足以盡所知古人重相知當知其所重今人重相知所重乃在於相知相知若不盡不其難歟卽予辱交於我煥翁劉公幾十年矣金玉在側翱翔乎其旁因縱觀其所爲尙可得而言之國家戡定寰宇以滇爲極功師行所自入險阻要害又以遵爲經營之始局於其時於其地遵之爲遵且何如也自非無雙國士誰與領此而賢王之物色果在公矣脫手一畀前軍旣去孤落荒城公於是乎縱

其所爲夫遵本水西苗窟矯焉思逞棄釁而齟齬所欲甘心又定鼎之初零軍散壘壓我四郊鼙聲逼於榻羽檄紛紛歲時之間層見疊出孫界之強敵首告矣湄潭再告真安又再告萌蘖橫生陰謀竊發內外交訐若是乎視遵一丸爲眾射的而魚肉几上也呼吸安危間不容髮旋且一一剗削消磨茂雖忝與同舟而或膺外討公獨肩之略示以鎮定聲色不動盤石屹如此謝安之術而小用於遵甲馬雲屯動數萬計薪芻餼牽之給咄嗟取辦滄魚狻獸時而責以飛輓弗匱也繼以水西大役巫山再役綜理之奇神輸

鬼運此蕭何之術而小用於遵嗣是勞來還定田疇
封殖也此子產之術而小用於遵調劑兵民若化載
佩與相扶持此黃霸之術而小用於遵溫文酬酢共
主客將領之交權此陳平之術而小用於遵卒之定
亂出險理盤錯如屠牛解以是爲知公緒餘而曾定
以盡之異哉計倪之術十用其七爾左宜右有淵淵
不貸然則蘊而勿出者孰得而知之鶴鳴于九皋聲
聞于天公勞且績矣在四年朝廷爲公改印未幾復
改勅又未幾復賜公改姓歸于宗紀錄不次是朝廷
乃知公爾故不僅以此半壁屬公爲足盡公之才略

將大用公而公行一郡之薦紳父老子弟爲辛苦愁
嘆之聲其屬寮悴乎見於容繼之以泣其從遊者徘徊
依戀而不忍舍去矧余矣黯然魂銷矣公何以得
人之深且至若此哉大抵公超然流俗惟誠焉故也
慷慨樂施禮賢好善殆天性然爾片語脫口而蘇張
失辯一幾猝決而賁育難回利害不縈於中撝謙時
形於色孝友無間於言瞻公者如飲醇焉茂於公始
爲聲氣申以燠篲薦以姻盟隆隆焉十年如一日也
而何可以別雖然此情之蔽耳相知者當知其所重
公天下才自應爲天下用夫朝廷於遵何有哉必若

其情將竟以一公惟遵所得而私焉其可乎是有哀
衣無使公歸東山之人抑何見之不廣耶惟是形影
相比以予別公者不過滄永兩行或鎮或討耳此外
無少別一言一事皆藉教於公今而後知不足請以
家聽子而行是子皮之言也殆爲予設上以爲朝廷
賀而下未免奪吾私是昌黎之言也亦爲予設矣情
實之論君子采焉卽以是備史氏之書其誰曰不然
代遵義五屬送兵備道序

陳起相

稽兵備之制備乎兵而名也志曰用師十萬一日之
費率七十萬家不得寧資是任者不綦重與

國家肇造區宇奄有乎滇親王膺命馬首南瞻爰入自遵
遵其要害也籌是任者難其人於時劉公適來王乃
物色於數千萬人之中得之於俄頃抵掌之際毅然
任公而弗疑公感知已之用亦毅然受之而弗辭旁
觀者相與驚愕夫欲鑿無穴之金轉石田之糗爲不
脛之馳灘然及之於于邁所以弗疑弗辭者果何任
耶此其驚愕固宜而孰知自古號稱奇男子遵大投
艱運烏獲之神力亦不過祇此指臂焉爾由前逆計
是烈焰巨浸莫敢向路者由今遡觀而又何妨衽席
過之何也孫旻不警乎而轍亂旗靡涓陽不警乎而

向化懷音真安水西不亦警乎泡影頓消老巢自覆
遵豈漆城乎蕩蕩而不上則鎖鑰之賴人爾當其時
饑饉無田遽責以長上之効青草無野猥逼以庚癸
之輸嗷鴻正驕鱗魚載路何恃而可不恐公乃攄揆
文奮武之略行利用厚生之經學術不猶風流自賞
卽五屬之次第而任者固已在雨不殘花市有醉人
之日矣屬爲輻公其如轂匪是安可以促速公爲魯
屬其爲木匪是安可以面曲使之趨進於前得各獻
其技以邀公之一顧而價侈焉者總之公樂善憐才
油然而天動春風入座冬日在懷折衷於公之前指

揮於公之下斟酌飽滿而退各保乂其所與汔可之
民相噢咻焉誠燭火灌溉之勞遂竊少名稱可忘其
自哉信乎久道化成擢公之獨先任公之獨久朝廷
豈無深意考績今年公最固已又必使厥屬人人莫
不展其眉采如公所期望於公之心始大慊屬何幸
哉屬何幸哉龍門風雪得恣其咏遊狄門桃李益增
其氣色一破拘牽而肝胆以出蕩然家人子弟之誼
益相遇之至難且奇有如是也計公先後受知於朝
凡三有改命改印改勅復改姓歸於宗夫禮重反始
人本乎祖觀鸞相之射論必及焉卽公太息有言曰

事固有時某之私願於茲十年矣遲其年於丁未之六月亦丁未先考之生年月皆丁未到適霜降悽愴之際鬼神覺往來其間而曰亦丁未部覆廿五日又先考之初度也事之巧合如此某等相與躋公之堂執觴爲壽此公之仁孝合乎冥漠乃然耳在任舉四麟兼有學生之異承先裕後所爲得天之厚者非偶也朝廷又不以此一方爲足盡公之才略公行安可無賀雖然去日苦多爲某等纏綿佩惠之日而來日大難者求肩荷如公使之風趣以奉周旋如曩日者胡可得耶豨膏棘軸不能運方穿弓膠昔幹不能傳

合疏罅嗚呼機警變化公實難幾豈惟屬哉凡都人士皆抱庶幾之想欲伸彼扳轅之情乞公於兩臺之力請也而公復畱或天家念此窮徼去會城特遠方面度未可裁公卽去而復來此二說雖不可期可以徵民情矣豈惟屬哉史氏書之爭共畱連汝棠香國有甘棠焉並平水集

王忠烈公殉難錄序

徐元文

余讀唐書至張睢陽捍禦孤城罵賊不屈之事未嘗不咨嗟太息掩卷三嘆而起也嗚呼睢陽之死烈矣然至今江淮之間廟貌奕奕春秋俎豆弗衰豈非死

於一時而生於千古者哉余叨

上簡擢濫膺監修明史方欲博採勝朝殉難諸臣以表孤貞以發幽憤適我郡王子曾三謁選入都持其先人緘菴公殉難錄來謁且拜且泣而言曰我父自爲諸生時立名砥節讀書汲古以至尹遵義沒王事吳蜀交相立祠崇祀勿替然非垂諸史冊恐歷久而湮滅弗彰也今幸

聖天子纂修明史又值閣下珥筆從事乞爲立傳以附於殉難諸公之後則我父在九原死且不朽而予小子亦死且不朽言訖復泣拜余乃執手而慰之曰余不才

無足爲令先人重然發潛闡幽此固史官事也行將大書特書不一書俾王選王之琴冉國柱三人俱連類而得及抑余因是而有感矣今夫里巷匹夫一時感激不難裂腸腎捐踵頂以酬所知如荆軻聶政之流多矣及揆諸大義多所不合若夫賢人君子其見之也明其審之也孰非徒生不虛生卽死亦不虛死遵義王公之死封疆以視望風解綬全軀保妻子之臣豈不大相徑庭然使公當日前無縛賊築城之先幾後無殺賊全城之遺算僅以一死了事而於社稷生民終無纖毫裨益雖死當有遺憾惟其從容籌畫

洞若觀火設當事諸公內無所嫉忌外無所震撼如
公請而措置之則蠻方荒徼可以常治而不亂顧乃
動遭掣肘不得大展其經略一旦勢窮力竭事不可
爲竟以身殉情哉雖然今之日月古之日月也今之
水火古之水火也直道在人歷億萬劫而不變公卽
世已五十年矣而吳中之祀與宣峰墮之祀愈久而
愈盛卽謂公至今不死也可嗟乎公一縣令耳而高
風勁節直與唐之睢陽爭光比烈若王選等三人殆
卽許遠雷萬春南霽雲之流亞歟其得陪祀於公宜
也非過也余往者與曾三之兄賓日爲文字交數相

過從常言公遇害時以國信付子朝服端坐身中數
鎗面受三刃而死爲之向往者久之今又備聞曾三
之言不禁悄然而悲肅然而起爲之核實其事傳之
汗青更圖表其門閭以補有明之所未逮寧僅鋪張
揚厲取悅當世而已耶故旣爲之傳復取其殉難錄
序之以垂諸奕禩焉

王忠烈公殉難錄序

宋德宜

同里先輩緘菴王公當明季年宰四川之遵義苗巨
作亂以身死國予時尙少聞而竊壯公之節以謂守
封疆者皆能如公之見危授命方流寇豕突必無望

風奔潰之虞公之死殆不愧古所稱烈士夫者歟迨
今四十餘年公之季子省以殉難錄上呈史館并乞
余銘其墓中之石因得見當時遵義之民爲公立祠
故牘及撫按行勘爲公題卹之詳然後嘆公之智略
先事實足以辨賊不幸上阨旁沮醞成禍變卒死以
忠而平居之拊循與一時所激發使其民莫不致死
於賊邊而殲旃卽城陷之長爲尅敵之日是又不可
與儒服之徒短於應變初無備禦而以一死取諒者
同語也嗚呼自昔亂之將作也非智者莫能預知卽
知之矣又未必能出身以當之此所以倉卒常至於

不可爲也若公之於郭吳二酋旣預知當討而戮之
以弭地方之遠患而又奮不自顧深入深箐窮谷中
麾眾縛之以出假使當時爲監司者用公之言卽除
二酋公之處其餘眾亦必更有善後之計則遵義安
得有纍卵之危守宰亦可無銜鬚之酷使公得旦暮
報最爲國家展布其才橫當流寇之衝剪其鯨鯢猶
當綽有餘裕乃大吏旣苟且偷託忽而不備終致賊
黨生心同官欲敗公之成者甚復輸情二酋遂得破
械斬關爲內應養癰縱虎獨忠智之士罹此荼毒豈
不有餘恨歟抑天禍人國而欲剝喪其折衝保乂之

臣故蜂蠆之棄疾適與之會歟幸而公之禦備有素
二酋旋卽斃於公所團練之義勇且大城新站扼水
西諸苗大犯之吭故崖邑破而復完不然水西巨猾
得乘亂窺伺據遵義爲窟穴放兵四掠復效楊氏故
事則兩川震動其糜爛奚待獻賊陷蜀之後哉然則
遵義之祀公不惟一時忠義可比古之雙廟而於祭
法所謂有功烈於民者尤有合焉宜乎歷久而不懈
益虔矣余旣銘公之墓并取兩地祀公始末亦序而
歸其後人益亦如歐陽子所云希慕之至焉爾然歐
陽子去五代差遠故尤幸其畫像之存余與公向有

姻連幼時嘗識公頎然而長吐音如鐘迄今時往來
心日間而公之子恪爲余文章畏友同事雞壇垂二
十年孫良弼又爲家通政孫倩因得備悉其詳固無
俟乎人公之祠宇復拜公像而想見公之凜凜猶有
生氣也

王忠烈公殉難錄序

楊周憲

造物之意至深遠也其安常處順之人子之以生全
者猶可聽其自然之數而惟其歷憂患禍害之甚者
視其事之有關於世道人心稱量大小而予之或數
傳而寵以爵服之報或異代而光以禮祀之典或曠

世而被以歌咏之美天之眷坎險也厚矣然其可以
坎險者必非僥倖利涉之徒天何不置於太平晏安
之時以爲有德者勸而必以洪氛濡其毛髮兵燹焚
其齒牙霜殺風剝其肌骨肉而不一少恤焉則何
以處夫世之滅倫毀性者反得以保身家而膺福祿
也蓋世不能有治而無亂天生一二人以持治世必
生一二人以持亂世持亂世而反之治者萬里征討
處其易而殺一身以成仁處其難且其功倍於強有
力者將以存千古君臣之綱維而立萬世人心之防
也則安得不於若人重之於其一死緘菴王先生之

死也迄今四十餘年天下之人死幾千百億萬而落
葉腐草糞除之不問其所產何本亦猶夫羣而生者
之飲食衣服滔滔然不足令人許其某某也可以衣
服而飲食之哀哉但一過先生之墓見其拱者一木
而已表者一石而已必唏噓久之發聲而嘆曰哲人
其萎嗚呼先生與天下之人死生相去豈僅天壤之
懸絕也死固不重乎哉死之事載在郡乘郡之人請
其陪先賢而崇祀於孔廟之廡予與季君曾三游曾
三舉海內詩文皆所以揚父烈而並及其母顧孺人
之節者乞余弁之以一言豈有與先生之死而並

重者哉若夫陳祖宗之馨香美詩禮之燕翼當世能
文之士必有表章之者卽於先生之登賢書也信其
孝廉之真秉鄉鐸也卜其師保之器其令遵義在未
死之先勤王事而恤民隱也合其工虞水火之能以
曾三孝友與其兄賓日纘乃考而紹聞之亦必有以
答誦美者之口曾三行將作令矣抑用自徘徊身爲
忠臣之子簪纓結綬以艷國門而復能使余攬其三
寸衣袖而告以造物之大權吾儒之大經兩相副焉
豈偶然哉並列錄

遵郡紀事序

張爲政

蜀險甲天下而遵義尤甚其地廣袤千里塹限川黔
其人物風俗財賦土產與蜀中大郡等亦東南之勝
區也古稱芒部秦爲夜郎漢爲牂牁唐爲播州自是
厥後歸於楊氏州軍砦堡建設不一迨明萬厯庚子
應龍失節討平而復郡縣焉履畝均稅分官而治立
學校興制度出湯火以登衽席去澆漓而崇禮教民
安物阜漸臻熙皞者近五十年甲申之際流寇入川
屠戮生民殆盡惟遵義遠在荒徼幸免毒手附近之
人以爲樂土驚魂喪魄者絡繹不絕蜂屯蟻聚於斯
而遵土藉有起色喘息未定而明餘孽國公王祥者

聚兵十萬設營三十六鎮倚遵爲長城龍蟠而虎踞
焉是時戎馬載道劍戟如林環城山阜俱是甲兵四
郊場圃悉爲營壘不耕而食遂致斗米萬錢兵民雜
運枕戈卧甲又復數年迨我

章皇帝一十七年大定全蜀悉掃殘烟而遵之士民乃得蘇
餘喘起瘡痍享太平之休也今四十五年矣其間雖
偶有吳逆之變而

聖朝威福旋卽殄滅猗歟盛哉遵民何幸而又在光天化
日之下哉政仰沐

皇仁至逾古稀雕蟲小技知無補於學術白首一經識罔資

於治平惟念遵義自被

國朝調元之化事事度越於古因據所見聞筆之簡端以
待來者採焉政雖茫無所知或可當芻蕘之一得也
其山川形勢財賦物產經載舊志不復贅述惟名宦
美政之蹟風俗人物之美一一悉陳於左康熙四十

五年十月

書本

王忠烈公崇祀集序

丘園卜

湖廣學政

缺

勸於明遵義令殉難王公之以忠烈祀於鄉名宦祀
於蜀而後知懿好之同揚休之遠以驗天人相應之

不爽也公故宋魏國文正公後自太尉扈蹕南遷冠蓋甲於江左文章德業垂青史者不可僕數公爲睦州司理仁孝公似善讀書喜談忠孝大節領鄉薦中已未副車初秉鐸鶴浦遷遵義令聲稱爲一代龍門當璫禍之颺發也清流罹難罔不脂韋自全公獨砥柱狂瀾褫緹騎之鬼於江上而後竊柄大貂稍戢凶殘鉗網株連駕帖罔有踵而南者顧不韙歟其著作之浩瀚持躬之嚴介教化之淪洽循卓之設施見於宋文恪徐崑山兩相國傳誌其保障危疆築堡捍禦使邛笮西夔褫魄怖駭數頸待誅而爲忌公者掣肘

迄至烽舉燧燔公獨百方捍衛堅守孤城至於勢窮力盡命服公堂仗劍殺賊以殉見於國史郡邑諸志其授方略練義勇義憤激爲同仇決命爭首一以當十收成筭於身後殲厥叛苗水西望風款附都人士立廟遵城配以從死壯士督撫重公大節交章勘卹又建祠於鄉春秋禋祀不絕見於殉難錄及會勘議卹諸文移均可以弗述已獨是運當鼎革事越兩朝兵燹頻仍遵之舊祠旣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欲問其遺事而故老皆無存者後之人雖景仰前徽低徊憑弔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深其孰從而求之

乃遵之人士追思痛悼久而益篤越茲五十餘年復請於當事用以死勤事例新厥祠宇專祀於通衢又入主名宦從先師二仲後以光祖豆郡邑上之學使監司移之藩翰上之中丞于公得如所請以行斯不亦焜耀已乎王申夏余校士濱陽公似曾三令於邵政教有恒廉靜不滓育才愛士之誠不啻口出所錄單寒士與余符契者拔十得八九焉倡明五經親爲論說置田以給來學之膏火無資者皆不可多見之事竊嘆其家學風節之有所自也余讀殉難錄備聞邵公述其先烈之詳知公英風不泯如水行地無所

不至明季獻逆之亂喋血全蜀幾無倏類其趨遵義也方荷兵以向至則悚然而歸不敢復窺渭水故吾朝圖籍遵之財賦戶口猶如故府咸謂非公之默佑不至此卽今芳祠初建人文鵲起登賢書者四人爲遵城從來未有之盛又肇舉時髣髴若有所見其靈爽更昭昭矣遵茂宰宛陵李君沛蒼表揚前列得請於于大中丞移廟貌而新之晉於名宦博採風謠播諸梨棗徵詩歌以侑厥駿奔俎豆明禋遐邇稱快余慨然而歎曰慷慨節烈之行可垂於不朽者往往歷久則晦若王公死事播疆垂五十年今於藏碧之所一

旦翬飛輪與設鐘鼓而將之所謂兩間正氣光昭天壤與日月嶽瀆相爲昭融而流峙者非耶夫表彰潛德揚於風節學使者之事也余景慕公烈甚悉茲聞其大典之克舉也因誌其盛者如此今公似令邵五載業已報最司勳行將鋒車內向以循吏而昌大其忠孝家聲者正未有艾益以見公之獲報於將來者正靡量云康熙三十二年

懷忠集

羅氏族譜叙

羅爾經

吾家自祝融之後受封於羅遂以地爲姓在春秋爲有熊氏族蓋繁昌漸散處於楚梁蓋間我支之傳郡

雖屬於豫章而家則世居太原至唐大厯初我先祖

榮字政卿奉天子命來征夜郎十年始平遂分茅播

土播之有羅族蓋自茲始受封之日卽建祠堂

名忠愛堂

修家乘紀前徽示來葉柳公玘叙其簡端創垂之烈

亦赫赫然盛矣自是而下厯宋元明鼎雖數遷而世

封無恙凡西蜀之稱帶礪元勳者罔不指爲先屈云

至萬厯間代傳三十有二年厯九百有奇而楊氏僭

亂我祖避居於黔之昆中歲戊戌生我先君甫二齡

至庚子而楊氏平改設之後迺得復我邦族伊時也

山川雖云如故而三徑則已就荒蕪辭王謝之華人

發黍離之嘆幸我先君心懷繼述下帷力學蜚聲士林家聲賴以復振絃誦之暇訪諸先正因口授以先祖先公自敘二篇並楊公敘一篇筆之於書彙成譜式凡歷代相承之次序嘉言彞行之傳聞一一備誌無使或遺劫火之餘微我先君之孝思純篤訪而存之則前人之遺言手澤不幾與柳公之作同歸灰燼共留千古之憾事也耶其後宗子人表猶得繼體嗣位於明末間賴有此耳及至

本朝受命文運振興吾族之捷南宮領鄉薦應貢舉歌子衿者濟濟稱盛然一登仕籍祇計前程三代而上高

曾字諱尙不自識又何況於世代之遠族類之繁乎是以支派無稽少長失序凌僭之漸由之而起欲其敦本睦族吉凶同患不綦難歟迄於今世彌遠矣人愈繁矣世彌遠則風教易移人愈繁則習尙易別有操奇贏者出則龍斷獨登而先人廉恥之風廢有習技藝者出則爭奇角巧而先人詩禮之教墮有毀性滅倫者出則強項自恣而先人敬老慈幼之道衰有尾瑣自安者出則從俗殉時而先人冠婚喪祭之禮息凡此數者庸人猶或不爲而謂世家之所宜有乎推原其漸皆出於宗譜之湮沒祖訓之廢弛未嘗家

喻而戶曉故耳經也撫今追昔深懼析薪思梓而廣
之圖南姪同心合志尋邱墓於長林索碑銘於豐墓
因得我族叔祖秉信公墓誌一首宗支一圖合而梓
之於戲前人有志未逮今不數月而功成豈非祖宗
在天之靈乎然是刻也尊祖敬宗之念在乎中敦本
睦族之情亦寓乎其中後之來者按圖而考昭穆井
然循意以推訓行俱在將見祖宗曾元如晤對於一
時若歡歌於一室而孝弟之念媿睦之懷當亦有油
油然興起者則是譜之刻豈曰小補哉譜氏

李知山詩集序

王長德

慧業文人提寸穎縱橫尺幅墨汁淋漓紙上耳而聲
響光影寓焉其情狷其氣澹其音蒼涼其意則芥視
五嶽而杯納四瀆此可爲知者道也予遇李子知山
於芙蓉城歡然道故因得誦其所著詩賦若干首霞
彩煥發標格孤騫入五城十二樓何處有人間煙火
擊碎唾壺見禹步而自慙其巫也昔高達夫年五十
始爲詩而詩遂工李子甫三十而奚囊之富若此獨
惜邂逅僅旬有餘日武侯祠邊浣花溪畔揮手劇論
未盡所懷城東一別放舟春江晨暎射波文煜煜金
光不定如把君詩過嘉陵望天際竅眉強半爲白雲

封盡因慨然想見知山之爲人深秋木落予當扶筇
再來續茲良觀庶可共贖新詩云爾時康熙戊辰辜
月知山集

遵義府科名錄序

李鳳翽

遵義科名自唐宋以來俱無所考舊志所載惟冉從
周一人從周宋時人登進士時號破荒冉家是也至
冉璉冉璞雖夜郎名士亦不聞由科第登也嘗試思
之楊氏守土時五司七姓皆世家巨族而奮跡於文
林飛聲於藝苑者歷朝曾不一聞至於我

朝而登賢書捷南宮列詞垣者何彬彬接踵耶豈天地

鍾英之意洩於今而闕於昔耶是殆不然也按楊氏
自唐襲封以來酋帥一方十三里地皆蠻髦獍狔之
種鱗介之風冠裳所弗耀也缺舌之俗文字所不通
也而且山深水險僻在天末歷朝之聲教所不訖楊
氏又恃其要害倨享富貴犬馬遊獵世以臺池苑囿
爲事而於詩書庠序概未之及是以楊氏司播凡九
百餘年而其子孫未聞有由科目登顯宦者職由此
矣而况於所轄部落之子弟乎殆明萬曆時剔除楊
氏改土爲流設官職立學校而人始知學矣於是諸
苗蕩盡而居此土者皆非此地之舊人或駐守之將

士或宦遊之名人或當闖獻擾亂中原之時而避難
來此或當姚黃安奢屠戮之後而領占著籍皆漢地
之人今之發科者皆其子孫也譜其人籍遠或五世
六世近或三世兩世縉紳之家固十姓而九已然則
遵義之前科名不聞其人者花衣赤足之鄉渾沌未
鑿也今之聲明文物濟濟稱盛者則易苗而漢我
國家重熙累洽作人之雅化無遠弗屆也然在順治間士
之登科者猶不多聞康熙以來駸駸然與名區比烈
於以見

王化之被以漸而深風氣之開由微而著也已乾隆四十

五年九月

書本

遵義府志卷四十三

遵義府志卷四十四

藝文三

碑記書後

文墓誌銘

賦

頌

雜

考

辨

碑記

國朝

總兵王公德政碑

李先生立

缺

雄土府一西百土司二幅幘千里山川間濶承

朝廷底定之後禮讓之風固不遜於齊魯而萬山深箐中

擐刀佩弩眈眈報怨之俗猶未能盡泯焉且去省會

將二千里懸一軍於險遠窮邊以與黔中苗蠻部種

接非得方叔召虎其人真以安民社爲心者恐未易當此一面也辛未夏我王公由寧都移鎮是邦其恩德之所洽威信之所孚蚤已魯鐸聞邾楚波及晉矣初下車嚴明約束整齊什伍討軍實而申警之老弱者汰虛懸者補而無用之兵去空籍之弊除矣號令惟明賞罰惟允不別治生以長尺寸不少徵發以煩士卒由偏裨以逮卒徒宛然家人父子之相接然而令行禁止毫不假借也且災傷有賑無告有養捐俸以給老弱之裁汰者設義塾以教子弟之固窮者時進老成黃髮而咨訪之凡利之當興弊之當除苟有

利於民社悉嚴氣正性以行之和衷協謀以濟之不計其事之由已出功之出已成也自公蒞任來七八年間里犬不驚夜戶不閉商安於市農安於野天應如響休徵聚集兵民歲時燕會杯酒往來歡洽無間行旅之往來者可早夜發焉無或警也去年春丁太夫人艱兵民皇皇恐失我寇君也相與赴省號呼爲攀轅截鐙之舉情辭懇切上憲憐其誠而轉籲之乃蒙

天語褒嘉特勅畱任國人如新獲慈父母焉因相聚而謀歌功頌德之事以勸諸金石公諱國忠字擎菴福建人

大概以忠孝爲質濟之以仁恕行之以剛健故能入人之深而保定之大如此也謹撮其大者數端序次而附之碑陰以誌不朽云 一恤養窮兵窮兵之無告更甚於窮民之無告者窮民自食其力心思材力習貫已然筋骨已衰猶能出其餘技以自庇若窮兵待食於人所任者金革所習者擊刺及其哀暮勢不能披堅執銳也勢不能投石超距也國家卽甚無事亦安養此無用之人哉法必汰夫以待養於上之人一旦黜其身而奪之食計惟有垂頭待斃而已矣田子方見老馬之放棄者曰少用其力老棄其身仁者

不爲也乃以曾爲國家禦侮之人不克終其餘喘豈仁人所忍見聞哉公則於奉法之中而通之以法外之仁凡兵丁之老弱有願以子孫承襲者聽其無子孫者乃捐清俸按其所需緩急而周給之而於寡婦孤兒疲癯殘疾爲尤甚故一部有裁汰之兵而無無告之兵者皆公父母之鴻恩也夫兵制之敝也起於主將有私身家長子孫之計故按籍有兵而徵調無兵者矣且有摘其微過黜其人而攫其餉者矣公於已汰之兵尙恩勤調恤如此則部中之士飽馬騰可知也安得世皆仁愛如公者而與之籌兵制哉 一

肩賑災民遵義地僻民貧風俗樸儉比閭而居者率皆編茅爲屋一罹火災延燒不下數百家少亦數十餘家無虛歲焉以擔石不儲半褐不完之民時爲凶烽虐焰席卷而去慘悽之狀哀鳴之聲有不忍聽聞者矣公乃巡視災民計口授食計人授衣隨其力之所至而賑濟之慰勞之言無日不下事定乃止民之沐其澤者若飲醇挾纊並忘其災之切近已也由是文武協謀凡禳火之術救火之具無不區畫盡善一兩年間民始得有寧居焉今年二月十七日城南飛火突發暴風大作城內外數千百家一時俱燼死者

不知其數其得脫者大半皆焦頭爛額之人誠非常天災也火發之夜兵民驚譁無有固志公刁斗森然按部不動平明召父老而安集之賑給慰勞視昔有加慘澹迷離之天遂回而爲風清日朗之候非公恩德人人者深當此時竟不知作何境界矣以一人而繫一郡之安危若此作詩歌者紀傳其事而白叟黃童街談巷論咸引手加額以爲王大將軍活我焉一禮賢下士世之治亂繫乎士士之趨尚繫乎好士者周末尚遊說東漢尚節義其所由來者有故故天下之士靡然鄉風而從之今之士風亦少偷矣其所

挾以遊於世者率以詼諧爲爾雅清談爲練達六博
踏踞爲長技而開閣延攬者亦遂以飲食歌舞遊戲
當之自以爲相得甚歡而浮靡之弊有淪胥於人心
而不覺者矣公循循長者謙光自牧凡士之敦孝弟
重廉恥曉達世務博洽淹雅與夫通一藝以上者悉
羅而致之幕下相與觀古今之治亂商政治之得失
公暇之餘作爲詩歌古文辭以咏太平以抒性情殆
無虛日又時與山人野客煮茶評畫以博其山水之
趣公不喜飲酒而好人飲禮意殷勤以致其敬笑語
款洽以盡其歡端莊持重終日不疲嘗於豆觴狼藉

時微窺其舉止而其人可知此又公相士之一法而
佻達輕儇之習不知其何以咸消也夫當風俗翳靡
之日公獨能以禮自處以禮處人誠可障百川而回
狂瀾者也聞公之風而興起焉使天下之士革衰亂
之俗崇禮讓之道於以反薄而歸厚化靡而還淳其
或由此也且公卿不下士久矣况糾糾桓桓者乎聞
公之風亦可負愧而感動矣一設立義塾凡郡縣
皆設義塾大概以賈虛名釣聲譽爲念而實意不存
焉公職司專闡戎政克修外義塾之興廢原不相涉
何倦倦於此也蓋遵義舊屬楊氏明萬曆庚子始

之雖建學校設師儒其時士子寥寥暫議赴渝城就
試計由遵抵渝可八九百里士子擔簣裹糧崎嶇况
瘁一逢考試如往赴敵甚有貧病不能自給隕軀於
路者公嘗憫之每與當事商議此事輒以棚廠未設
爲辭夫凡可以取民之術爲功令所不載者無不悉
力以圖之而此獨兢兢由舊何哉公雖有憐恤單寒
之意亦阻於職分之非已所得爲矣士子欲赴愬於
省艱於資斧公捐俸以助之至再至三略無難色而
省中又以因循舊制報罷矣由是斯文氣索爲父兄
者目不覩文明之化徒聞有跋涉之苦兼爲貧所困

而讀書之途遂缺然矣公乃興義塾婉曲勸導兵民
子弟無不感恩畢集館初在外經大火後人人自怠
以爲不能復舉公又移置鼓樓延師訓導日夕不輟
夫教學之事人皆視爲緩圖而公獨惓惓焉蓋恐文
教不興相率而爲凶悍之俗終非國家之福也若夫
賈虛名釣聲譽公原不以此爲重輕而何急急於此
也哉一盡革陋規國家可使有坐食之兵必不可
使有愁怨之兵蓋坐食之兵猶可用愁怨之兵必不可
可用衛謫以好鶴取亡樂御以羊羹致敗怨毒於人
甚矣哉而今之司命者率以三軍爲府庫矣國家威

出金錢以養壯士而多方漁獵之餽送有筭燕享有
筭公車有筭其取於兵者已十之三矣至下而爲商
賈負販之爲率日輦取遠方服飾器用之物計人而
布散之而取償於支給之時以規十一之利兵之不
至於東餒者幾希矣乃復力役有供芻秣有供薪炭
有供夫以數口待食之身人則有饑寒之累出則有
服勞之苦少或疎慢刑罰及之曾不得如匹夫匹婦
之安坐一日焉方今國家無事莫可誰何脫或有事
緩急寧可共哉公深知其弊而痛除之俸薪而外別
無調度簡閱而外別無徵發此固遵郡所數十年不

可多得之事而僅見於公者也獨惜邀恩者僅僅戴
甲操戈之人而吾民不與焉而公實非文職也可奈
何 一封禁砂廠按輿記載遵義產丹砂雄黃斑竹
犀角等物遵義之有丹砂前人寧不知之從未聞有
入山採取者蓋地方褊小寧畱不盡於天地不開偶
利於民間其思深其慮遠也五六年間有好事者探
得其地煽誘愚民招集商賈山陝吳楚之民凌雜踵
至請於公不許有欲賂公以千金者有震之以忤省
會走京師者且出怨言公不爲動堅執如初人皆知
公意不可回也相與赴省具訴而上憲所見與公適

通志卷四十四
同下令封禁而後歛形戢志焉君子之思深慮遠志
同道合有如是哉蓋凡利之所在害必隨之豐於彼
必歉於此自然之理也山澤之氣不可過鑿山澤之
氣鑿則稼穡必衰而田功壞一時之利不可妄開偶
然之利開則耕耘必少而人力壞競未作忘本務而
人心壞藏奸宄集亡命而地方壞且利之所開其始
未必不盛乃令四方之人飽橐而去而此數大害者
不在遵人之身卽在遵人之子孫思及此而後知公
之功德其及我遵人者爲甚遠也雖然世安得盡廉
靜寡欲如公者哉安知後之人不邀厚利而忘遠慮

也夫必至於如是而後思公之功德爲無窮也然寧
使功德不信於後世而人忘之此又公金石至誠之
意也 一白燕呈祥事之不經見者皆謂之異而災
祥分焉日星風雨昆蟲草木之類往往各隨其氣以
相應和氣致祥乖氣致災此其大較也丁丑夏公官
舍傍有燕一母育四雛而得一白燕焉夫有關雉鵲
巢之德自有以致麟趾騶虞之應此固其理之必然
也白燕之事不可考第以人事卜之而知白燕之斷
斷之爲祥也問有如公之奉母以居生事盡禮死事
盡哀乎問有如公友愛諸弟彼此無間乎問有如公

之實心爲國不拘文武之職守乎問有如公之和衷
協恭求有利於民社乎問有如公之廉靜寡欲自奉
薄而待人厚乎凡此皆公之盛德大業可歷歷歌頌
者卽使雉雉於鼎六鷁退飛愚猶不以爲不祥也不
然卽鳳儀於庭麟遊於囿愚猶不以爲祥也春秋書
災異不書事應蓋恐後人托爲神奇以飾太平以誣
天應而諛悅詭誕之辭相繼並興也白燕之事不敢
知然而益知白燕之斷斷之爲祥也何也白燕爲公
而生也 一祈雨立應遵義山多地狹厥土柔厥性
剛五日雨則成泥五日不雨則成圻十日不雨而禾

枯矣當旱魃爲災時不必問歲之豐歉而當前之物
價必騰斗米至二錢而民已有菜色矣公慈祥愷惻
畱心民瘼每遇災禱憂形於色齋戒越宿舍車徒行
躬詣神祠而致禱焉迫切憂勞引罪自責常獲天貺
大雨隨至論者以爲誠感云夫陰陽之氣蒸而爲雲
降而爲雨以潤土膏以滋黍稷天地之常性也然或
愆陽伏陰雨暘失節有正人君子恐懼修省爲民請
命平日之存心制行端已臨人旣有所積以爲感通
之本臨事之震動恪恭備物盡志又有所操以爲感
通之自人心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以和召和自能回

天意而蘇民困故感應之機捷於影響自然之理也
近世法家祈雨之術有二一則書符咒水酣醉慢罵
大叫狂走名曰醉翁祈禱一則其聲哀其容戚如怨
如慕如泣如訴名曰哀告祈禱夫

上穹尊嚴豈至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任其哀籲之激發
之而遂屈情而徇人也哉必不然矣康熙戊寅

筆峯文集

重建王忠烈公祠碑

陳懷仁

蓋聞郎官上應列宿邑長於眾庶尤親保障非等繭
絲境土之存亡攸繫惟以死勤事作捐軀全民社之
臣斯崇祀稱賢留正氣壯河山之色若我忠烈長洲

王公蓋其人也公魏國文孫司理仲子至情至性古
貌古心中萬歷王子鄉科除松江青浦教諭玉笥張
中丞荐知遵義縣以崇禎辛巳四月到官時遵義蠻
風夙熾習俗紛爭土賊披猖良民疲羸羣奸末由簞
勺庸才不足臯宰公座掛庚牌書詳亥制鍊腰李爲
朝廷執法山令難移青萊劉之胸次如園羊蹄不踏
鴻磬甫息豕突堪憂思除凶卽以安民乞府鎮齊修
守備乃毛錐子尚期殺賊而鐵鎗頭竟欲銷鋒公不
得已獨斷獨行議守議戰則卡隘宜審也公念朔
方地靖所憑仁愿三城滴博嶺收惟倚蓬婆百雉築

大蟲之堡元良心驚據釣魚之山合州勢壯因衝要
所創設高墉兩月之礮鼓轟天數里之長雲湧地益
自新站築成而夷衝始可遏矣戰則疲卒無用也爰
整飭紀綱糾聚鄉勇五花判罷七萃麾來觀僧騰客
踊躍而進列毛葫燼提挈以趨坎坎李崇之鼓布列
宛州堂堂竇儼之營防維新鄭然後陳師鞠旅教達
禁成播之禦寇有資公之勞心已至而禍本從生則
有非意計所能料者遵義舊與水匹爲鄰小烏先以
渭東內附鳩終惡眼飼則依人蚊易成雷聚還爲市
欲南人不反孰能丞相攻心如西董最豪肯禁生羗

攘臂在當時羈縻勿絕亦主宰者處置得宜耳祚遠
既死獻地半歸遺舊將耕插沙溪與土酋日成仇怨
鋒著牙棊惟梟獨食窮奇饕餮比德皆凶一肆大石
壓卵之橫一設鈍椎擊錐之計冤頭屢對李陽拳歷
歲交揮狹路相逢尸陀肉臨岐碎割一家哭殺萬纏
抄回賊載虜若驅亡羊父翻烟而投健鶻從此釁挑
邕管黃洞千家響應銅釵黑幡三點蠻氏尋仇於觸
氏蝸國交戈外蛇洩憤於內蛇鄭門決鬥彼投鼠豈
虞重器必惡蟹皆作仇人大都鴻雁魚網柳代桃僵
矣公云據理而言殺降者曲且醜類不分蟲鶴致吾

民累等池魚事關守土必得元凶爰整我師窾入其
阻出諸虜於坎中係羣愍於車後早稔免藏東郭三
窟交通預防怪發西窳九嬰狂煽縷陳上策請決渠
魁使本郡大僚從議則使熒熒者滅火不炎岡何至
逐逐而窺虎終出柙乃武夫力而拘諸原豎儒疎以
敗公事偷間則宗資畫諾從容孟博之才持權則張
楷猜嫌牽掣伯昂之肘甚至福堂囹圄殷納橐餖簞
火狐叢潛通綫索公身已爲孤注賊類隨結外援大
鍾小鍾領率桐油之寨番縵曹縵招搖檻埔之村鴿
冲而鮑老旗飄蠹聚則山潭霧滿公乃速呼蒼兕遣

樂紅巾聚而殲旃窮之災也時則輶輻匝布境迫乘
堙魔魅羣飛城危累卵公獨臂支持數行泣下兩姑
兼管束巧婦難炊三公誰適從茸裘空賦將軍之美
人自舞大尹之銅節堅持善藏者各占河魁善走者
俱持便面公等皆去謂彼尙可行哉我命在天惟尊
乃稱勇耳而孰意四圍妖鳥砮蒺難驅一紙飛鳶賀
蘭莫赴獅子駕呂公而直入偷兒環張徹以謹呼是
卽孤忠貫日焉能一柱擎天乎而公結仲氏之纓罽
聲隱座揮睢陽之劍浩氣橫虛謂可惜黑子彈丸臣
力至斯已盡但付好銅章墨綬此頭斫去何妨當斯

際也公立而不仆望之儼然怒銜温序之鬚英姿颯
爽挺直花柳之體濺血淋漓目猶注視流光賊亦驚
呼下拜似茲烈漢曾見幾人時崇禎十五年四月初
七夜也詰朝赤子驚聞素旗悲舉激義憤而提戈荷
戟不共戴天遵成算而蕩穴傾巢無俾易種罪人斯
得寸磔靈前皆言追奔之際隱約見公像憑之噫異
哉信知毅魄忠魂必了平生事業較之馬塋握拳僅
生阿里海牙之畏南容守節無救漢陽民社之危稱
爲突過前人洵匪誣也旣而公子恪等護喪歸葬請
卹旌忠祭錫春秋祠標忠烈公之膺美謚也差堪慰

而公之造茲土也未盡彰今以揆時度勢之心特暢
發微闡幽之論遵義自改土歸流至公蒞任才四十
二年耳桑關龍壘猶誇鳥道連雲草竊梟雄早想葫
蘆畫樣諒國爪僅鴉兒思李且官聲喜和尚稱邊爲
虺弗摧養癰遺患若非得良吏如公者先防蟻潰力
禁鴟張勢必都老稱尊依舊夜郎自大則以一丸泥
東封函谷誰更三更鼓西尊崑崙縱趙庸能執鏟平
王何軼竟開盤古洞禍之流極可勝道耶幸公識洞
夷情智足鈐略伸韋虎志氣愧談呂姆蕭娘擴司馬
規模詳察龍頭天竈戎期伏莽我已升陵李摩雲翻

屬儒生來嚼鐵常寒賊胆雖禍起蕭牆公身不免而
烟銷頃刻公肉猶温非軍政之素明詎妖氛之速靖
尤奇者獻逆鯨吞全蜀虎視遵城自謂投鞭斷流直
若摧枯拉朽乃海陵勒馬屢立吳山一峰蘇峻臨江
不越雷池半步得不謂惠安保聚係林咸之鴨山新
會完全關毛吉之火磴哉今日祠圯復修光昭有赫
雲旗風馬踏朗公陟降分明古木寒鴉郵亭像幽沈
儼雅公以李紳衣帶與千秋雷化碧之精我居朱邑
桐鄉敢再拜寫表忠之碣

心齋文集

文

明

討播誓師文

李化龍

蓋聞春秋之義人臣無將漢法所誅大逆不道逆賊
楊應龍者本以夷種世厠漢官被我冠裳守彼爵土
輒敢忘天朝豢養之恩恣鬼國凶殘之性初但殃及
骨肉繼乃禍遍蒸黎嬰兒孕婦槩被誅夷殺將屠城
以爲常事虐焰燔乎五司七姓淫毒漸於九溪三巴
天地不容神人共憤皇上痛兆人之失所杜列辟之
效尤遂伐暴以安民乃興師而問罪化龍等共以職
守咸在戎行義當戡亂成平勢須分猷共濟蓋必三

省之內文武將吏以及四海之中漢土官兵堅除凶
雪恥之圖奮戮力同心之誼庶幾共獎王室乃可必
得罪人茲將鞠義旅以徂征敢用對明神而作誓且
夫惟忠可以報主惟公可以服人惟至死不貳可以
徇國家之急惟精白無欺可以樹掀揭之勳凡在行
間請事斯語如其無二乃心克勤王事神亦陰爲庇
相俾享成功若督撫鎮道及副參遊守府縣衛所六
小文武等官有懷姦飾詐罔上行私乾沒軍資枉殘
民命妬人則以功爲罪逃刑則以罪爲功或假公事
以報私仇或因小嫌而妨大事或以是爲非以非爲

是任一已之見而失三軍之心或當進不進當援不
援偷一時之生而戕萬民之命或懷忠不盡退有後
言或臨事避難轉生枝節或賞罰功罪之不明或南
北漢土之異視或持兩端而窺利或枉三尺以徇情
或造疑似影響之說以傾人或挾機械變詐之術以
利已有一於斯卽爲負國負國之人其名爲賊明神
殛之死不旋踵逮及闔門永絕其嗣夫神聰明正直
不偏而平一者也有人負國而不知聰明謂何有人
負國而不誅正直謂何有人負國而知之誅之有不
偏有不平一之謂何夫神護國祐民以食其報者也

神不明則士不奮士不奮則賊不滅賊不滅則民不安民不安則凶年殺禮於神亦有不和焉敢盡布之明神惟明神其圖利之

祭張監軍文

嗚呼鄙諺有之人死留名誠得死所雖死亦生惟公誕河山之粹氣毓燕趙之精英負奇每悲歌慷慨臨事輒憤惋不平當其守山海備蘭州蓋嘗丸泥封關稱北門之鎖鑰亦嘗鳴劍抵掌絕大漠以橫行既逆酋之發難遂杖策而西征扣門數語肝胆立傾語時事撫心動色恨籲九閻之無路談叛逆嚼齧立髮願

捐七尺以相從遂戎服而蹈重關之險乃匹馬而監卻月之營信明天日威肅雷霆望之者鶴唳風聲而避歸之者箠食壺漿以迎既抵賊壘獨主齊盟時投袂而作三軍之氣時揮戈而蹈九地之攻義形於色卽眾怒羣猜其奚恤威加於敵遂灰飛電掃以功成蓋聞初五之戰公獨搖旗助喊與賊相持者終日初六之入公則勺水不下卒至勞形而敵精蓋功以此立病以此成者與嗟夫公之死非一端矣當機可乘而輒失盟屢叛而無功甘養虎而遺患誰築舍而返耕縮朒者爲賊所愚至不以一矢相加遺庸懦者縱

進善所志 卷四十四
一變之輕卽走卒爲之氣塞何況
忒剽掠等三尺若一髮之輕卽走卒爲之氣塞何況
受命而監國之兵又况乎三月之間山嵐水瘴之與
居困苦饑渴之相仍公之死勞耶憤耶憂耶鬱耶不
然胡爲乎以飄飄凌雲之氣不數月而失藏山之壑
咽隣笛之聲嗟乎公則死矣赤胆忠心之士竟與山
原之道殫同命世之庸庸碌碌何限往往飽富貴而
享功名顧廉頗相如其人死矣千載之下猶有生氣
曹蜍李志奄奄如泉下人何足爲生憶當五月望後
義師漸老余且脂車秣馬欲馳入柳營而親取衡命
皆之首乃以家訃而不果於行獨洒泣而草檄誓一

死以激羣情卽大眾不無感動公獨拊膺頓足矢諸
天日而遂以一日克萬仞之城然則公之死半爲國
半爲我也余亦何心而不掩泣返袂泫瀾而淚縱
橫臨風一奠茹哀數語蓋半以紀公殉國之績而半
以洩吾不平之嗚嗚呼哀哉

祭房張二將文

李化龍

嗚呼二將軍之死也經歲於今矣人亦有言死有重
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二將軍之死輕耶重耶夫逆
賊應龍淫怒以逞荼毒生靈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
人之血既有年於今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封疆之

臣滅此朝食豈俟問哉乃數年來未有顯言誅之者何也懦者以私婪者以賄苟就一時之利而不顧國家久遠之害晚近庸臣大抵然耳蓋顯言誅之自房將軍始將軍提一旅捍孤城豈足以當播州之全師顧義氣所激直欲掉逆賊而平吞之恩重身輕威尊命賤所從來矣迨逆賊捲土而來相與從事於顏行將軍不沮不懾擁孤軍以抗強敵又得謀勇俱足如張將軍其人者左右其間一戰東溪再戰四壩奮臂一呼萬夫辟易斬將擐旗潰圍陷陣何其壯也終以力盡援絕鼓衰士散竟至以身殉城然其

心義烈

猶足吐懦夫之氣激壯士之肝亦已奇矣且自二將軍死後賊負不可赦之罪人堅必誅賊之心九伐方張四征伊始此非賊能死二將軍乃二將軍能滅賊也假令守綦江者非有磊磊落落如二將軍必且與賊通必且爲賊諱養其鱗甲長其羽翼突而鵲起席卷川巴李特王建前事不遠卽不然殺人者可以不死無君者可以自全將使人懷問鼎之心戶比齒馬之跡僭擬成風綱常掃地不及十年人其戎矣瓦解陸沉豈足爲喻蓋二將軍死非獨以存蜀是天下理亂得失之關也卽謂之重於泰山是耶非耶嗟乎人

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病不可汗五日死以飲
酒御婦人死等死耳要以生無榮名死無令聞縱使
百千萬劫只如未生甚且遺之臭耳則其死輕也二
將軍死既聞天子嘉其義烈贈以極品賞以延世千
秋廟貌比於睢陽嗟嗟可不謂重耶龍旣入渝城誓
師剿逆高二將軍義乃爲文以祭之二將軍有靈當
且率綦城之厲鬼以殺賊始信二將軍果能滅賊死
乃益重也尚饗

並川貴志

國朝

驅虎文

駱王圖

遵義之仁懷多崇山峻嶺茂林深箐虎慣爲之藏焉
強食弱肉饕餮無厭以肆其荼毒以延其種類以肥
其子孫居民屢被其害而莫可如何有世家莊春元
智足而謀深往往預防之高其閤厚其墻垣密其
藩籬勤其收養其虎雖窺伺日久而無隙可入一日
偶乘其疎潛闖其欄盡損其畜計值約百金春元遂
鳴之縣官請健壯兵民操強弓毒矢以與之從事必
殲渠魁庶警餘孽捕之數月卒莫敢近巢穴爰卜於
端巖先生得大壯之上爻曰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
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春元不服求再卜之得旣濟

之三爻曰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端
巖先生乃詳其辭玩其占而斷之曰吉凶有數盛衰
有時道長道消自有定期子其退而修省姑以待之
慎勿觸其怒犯其鋒竊恐連絡其黨羽以陷子於幽
囚之中春元曰虎何黨羽乎願先生明以教蒙先生
曰夜聚曉散欺善擾良吃餘不足又顧他方此一鄉
之虎也顛倒是非任意吞噬欺上罔下民瘼不知此
一邑之虎也好腴悅色利令智昏黃鍾毀棄瓦缶雷
鳴此通都大國之虎也一虎失威衆虎爭援呼朋引
類惡焰薰天春元弗聽退而仍恃其才任其性虎乃

負嵎山崩石迸大聲疾呼羣虎爲之相應而一家之
老幼大小由是爲虎所病欲去其鄉虎勢愈倡欲去
其邑虎勢愈熾欲投其郡虎勢愈奮欲鳴於通都大
國虎勢愈迫進退無能沉寃莫白抑鬱窮愁夫乃悔
其弄巧之成拙自揣生平殊爲寡愆自怨自艾焚香
以告天而默爲之祝曰春元之祖義胆忠肝流香史
冊奕世共傳春元之父含英咀華驕吝悉化後學爭
誇春元之身茹蘖飲冰葆真自守先緒思承春元之
家和順滿庭長幼尊卑各敦彝行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豈容惡獸喪心病狂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乃蒼

蒼居高昧遠衣冠瞻禮畢復詣祖父之神主而泣告曰不孝子孫小忿累親迺父迺宗魄怖魂驚羣邪高張勢莫與爭惟今之計忍氣吞聲禍淫福善聽諸冥冥哀禱之暇怵惕惟厲夜寐夙興思征思邁日積月累如是三年仁孝之忱誠敬之心格於天帝乃命謝仙爲之前驅祝融爲之樹幟統領神將共相誅殛渠魁碎尸餘孽歛迹然後知正之所以勝邪在德而不

在力檄文

漢檄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存乎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僊犍之長常效貞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

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僭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

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詢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史教

教

明

社學規條

毋揚祖

人材之生由於教化綏在楊酋時豈無特出之士緣
楊氏不事詩書舊民知誦讀者卒少自平定後子弟
沐浴德化漸次入學補廩矣可見教之不容已也今
約略數端以示生童一各社成童師一人蒙師一人
俱要文行兼優者蒙童讀四書孝經小學五經性理
畢應對進退禮貌可觀方向成童師受業不可躐等
社師俱給有官田務實心教導毋負作育至意一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要

在身體力行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一讀書之法先讀四書集註孝經小學次讀五經傳
註周禮儀禮三傳國語國策性理文選八家文集文
章正宗及應讀史傳文集等書依朱子讀書法用書
程冊子人各一本因人資性逐日登記晨書程若干
飯後若干午後若干夜若干註明所讀之書起止務
要講解通徹社師按月稽查有不如教者以夏楚從
事一作文以舉業規條帖括論策表判詔誥凡先輩
程文之可式者日誦心維以經史發為文章自然中
式剽竊撫拾終不濟事宋人云到頭剩得腹空虛此

之謂也一相題作文不可落套舊本刊行文訣須細
心體會每社功課以儒學月課定優劣一寫字全在
握筆握欲緊掌要虛運腕肘都有法度入門先摹端
楷點畫透露之帖方有規矩可尋先臨唐宋帖後臨
晉帖先學大字次學中書次小楷先楷書次八分次
行書次草書不可凌亂未有楷法不工而工行草者
也蓋字之起止向背映照疎密斜正大小諸法備於
楷書筆法既熟之後或晉或唐或宋或元隨其所好
都可成家但點畫波磔要從人指受不可師心亂塗
未經善書者點示卽看帖亦不得訣一讀書須燭理

爲後來經濟根本不止是要取科名然未有理晰而
不得科名者也縱時有定而學問斷不可苟簡一社
中所讀之書恐有不給其奉旨頒發之書有四書五
經大全性理大全孝經小學周禮儀禮朱子綱目等
書部院發學有文獻通考蒙引左傳等書前令畱在
學中有漢魏叢書漢書後漢書等書本縣捐買有國
語國策離騷文章正宗文選八大家文集朱子語類
詩紀李杜詩現貯學官諸生可以陸續抄謄一本城
二社四里四社俱有租爲社師之俸其衣冠節禮係
本縣設法捐辦如三年內一社無三五成材者儒學

另擇人代社師

國朝

丁祭教

鄂爾泰

竊惟

至聖先師萬世之師表也冠帶集團橋

天子有臨雍之典春秋屆仲月上丁修釋菜之儀內則命夫胄子三公外則寄於有司羣收典墓巖也誰敢懈焉本部院前蒞南藩職司秉鬯恭逢丁祭親齋沐而宿黌宮先令儒官較簿書而正祭器乃知牲或已經宰殺既失告全致潔之心物豈盡屬肥鮮更乖博碩

蕃滋之義且或常供不充夫額數任先後以那移珍品不給於豆籩致洎鹽之雙疊兼聞各學亦有同風罔知共竭精誠但解奉行故事甚或尊罍未備疇詳犧象之形琴瑟雖陳莫辨敬箎之狀觀者如墻如堵任彼咆哮祭者似醉似癡頽如龔替一尊纔薦滿庭之燎火無光三獻未終兩廡之燈輝已滅於是登銅與簠簋悉憑顛倒几筵鹿兔與榛菱似遇摩空鷓雀分甘奪臙半由承祭之家人拍地喧天遑問糾儀之齋長駿奔髦士霎時怒髮衝冠輿隸膳夫一片雄心染指凡此之類罪豈勝誅皆由約束不嚴亦以躬行

未善不思主爵則身膺一命幸得窺聖人門墻分獻
則職任半擅原以司泮宮俎豆平時未知化導已蒙
尸位之譏臨事不克恪恭難免曠官之咎於是飭郡
守州牧縣令等職兼以誠教授學正訓導諸員各矢
乃心以襄大典預期三日牲牲皆供乎餼牽先事一
朝品物盡陳於頽壁齋戒沐浴來觀習樂試歌舞於
明倫堂前料量潔清退服寢衣斂精神於尊經閣畔
庶幾必誠必信斯夙夜之惟寅無怠無愆知神人之
感格是并申之條約用以頒諸學宮業經江南各學
遵照奉行在案今本部院蒞任滇黔合行通飭爲此

仰各府州縣等官並教授學正訓導諸員務須恪遵
奉行今將條約開列於左一旣奉

聖聖五王不惟簠簋豆籩照數增設卽牲牲亦應各增其
四有議共牲者其說不可從考之典禮惟配享有可
以共牲者專主無共牲之禮書云文王駢牛一武王
駢牛一其明徵也自三代至漢唐皆不聞共牲之說
惟後漢有青帝赤帝共一犢白帝黑帝共一犢者議
者非之唐開元時五品以上室異牲六品以下共牲
豈有王爵而可共牲者乎其各照數增一爲五可也
一祭牲祭品皆有定額一豆一籩罔可缺遺况牲取

親割以告虔也取其毛血以告全也可既宰而入學門乎豕曰剛鬣註謂其豕肥則鬣剛羊曰柔毛註謂其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此博碩肥腍之所由稱也可以瘦瘠不堪之豕羊而飲之灌之以充牲牲乎既宰且不可瘦瘠且不可况可缺其額數而肥吏胥之囊橐乎月令曰犧牲勿用牝又曰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註曰上帝且歆享之况羣神乎嗣後各官俱須先三日親至學視牲牲如法然後稽其數使人牧之以待先一夕親割雖好其何

所施乎一丁祭先數日集樂舞生演習精熟先一日與祭官親同往觀不得草率從事一丁祭先一夕凡與祭官齊集學宮齋宿不得有一員私宿本署一丁祭之日庭燎燈燭務須光明如晝以俟祭畢後已除神前燈燭外卽官員不得各自張燈一丁祭之日櫺星門內不得容一間雜人所有事宜止許學書幹辦及小心謹慎門斗二人或四人照管燈燭其官員僕從人等一概於門外伺候萬勿使僕從持燈夾墊相隨上殿及上兩廡之禮君師一體毋得自取罪戾以遺失禮之愆一丁祭之日既不許容一間雜人自無

有搶奪祭燭及祭品之事尙或仍有潛匿門內乘空
搶奪者以盜賊論卽時擒獲解報以憑盡法重究一
學宮之地聖賢靈爽所依不惟丁祭宜修治肅清卽
平日尤宜掃灑潔淨近每見黌宮以內栽瓜種菜學
圃成澆灌之場曝被晒衣諸生絕往來之路甚至丹
楹刻桷徒供蝙蝠棲遲烏革翼飛盡是黠齷巢穴蛛
塵百斛廟貌埋埃垢之中黷糞千箕腥穢聞宮墻之
外皆已安之若素久且習爲固然甚至先儒先賢兩
廡之神牌倒置鄉賢名宦兩祠之神位傾頽非其子
孫有誰咨問加之朽蠹若罔聞知凡爾學官所司何

職卽諸門斗多亦奚爲嗣後教官不時巡察務令門
斗分班輪值逐月掃除學宮之內不得容一毫塵埃
庶亦無忝厥司慎哉毋忽通志

示諸生教

莫與儔

爲學之道莫先於正趨向趨向不正雖其冒貫古今
望絕當世亦是小人耳

國家以經藝取士羣天下之人於六經四子中童而習
其文長而試其義學臣師長爲之董勸歲科鄉會爲
之甄拔所以使之服習聖賢之遺訓以定夫趨向之
所從矯其戾而正其偏範其軼而策其退雖有賦性

純駁之不齊而皆不敢自畔於中正故處則爲良士
出則爲名臣卽其最下無所成亦足以奉身而寡罪
誠如是三代盛時一道同風之美豈有異哉乃今之
爲學者自童蒙授章句則曰將以秀才舉人也將以
進士翰林也將以致高爵厚祿肥身家遺子孫也父
以此勉其子師以此教其弟滔滔皆是恬不爲怪嗚
呼蒙養之初而卽有利祿之誘先入爲主視爲當然
根深蒂固白首莫拔天下之上智少而中人多雖有
一二高明之士或知其非而莫敢言或言之而祇取
怒禮教安得不亡人心風俗安得不壞此而得志吾

君吾民尙有望哉是故趨向之正不正視乎義利之明不
明人之有義猶車之有靳舟之有柁也車不得其靳
則逸而不制不覆不已舟不得其柁則流而不制不
覆不已人不得其義則縱而不制不覆不已諸生能
悉心於義利間而知經藝取士非專爲科名設也則
違道不遠希賢希聖舉由乎此矣 讀書當求實用
非徒誦章句爲詞章已也夫子教伯魚學詩學禮爲
周南召南夫曰學與爲事事驗之以身而期之以行
也故誦詩三百卽可以授之政而使四方形明道曰
學須就事上學邵康節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

古之人事也人之所學本學人事人事不修無學何
異朱子語學者觀書法曰須就自己分上著實體驗
胡致堂曰後世學者從事於章句耽玩於詞藻以為
已則無增益智思之力為人則無制世御俗之略而
所學遂為無用之具凡皆切要之言學者急當服膺
也夫六經子史豈故為是繁縟以眩學者耳目煩學
者之心志哉所以使之自求諸身心而切按之行事
也約而四端五典之精放而庶物百為之變細而日
用寢食大而禮樂兵農舉世之所有舉人之所為古
人皆有一定之則以處之特患所習為者以為常談

而不察所未及者以為不急而不思則雖畢世讀書
仍與未學者等耳勿謂卑近終身為之而不盡能近
取譬即求仁之方也勿謂非吾事倉卒且至有備無
患故臨事不盲也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何況經
典所載孰非師法言言而求之身事事而思其用則
讀一卷書自有一卷書之益矣 自帖藝取士以來
士莫不以此自獻有志當世者雖有周孔之聖曾史
之賢亦不能舍此以他進則作文之道亦不可不講
也今之定制試四書五經文所以觀其研理之淺深
試詩律所以觀其養性之純駁試策問所以觀其論

事之當否其皆醇也則其人雖未底於大成亦不失爲有用之士是以數百年相承不改名儒碩彥胥出於其中法至良矣自干進之徒創趨時之說一唱百和轉相仿效惟得失之是計並是非之不問使後生小子束書高閣日習於浮光掠影之陳言性靈錮蔽精神虛擲遂大謬乎

國家設科取士之意子朱子曰科舉之學壞人心術此特謂學者爭爲之以徼名便非心術之正由前說觀之不尤有甚於此者乎夫八股之美不自八股來也詩策之美不自詩策來也如

國朝之善八股者潛菴稼書厚菴慕廬素存諸老其舉首也繼此而言指不勝屈要皆自抒心得足以羽翼傳注卓然成一家之言夫八股隨人而能諸公八股何以獨美當世哉迹其生平莫不著述等身研窮畢世故其發爲詞章根深葉茂膏沃光華况八股於諸公又特其末之末者乎推之試帖策論何以異此諸生爲文勿徒求之於文而求所以能爲此文者則我邦人士何止雄長西南哉如徒見夫取甲乙科者之往往以浮濫倖獲而羣攻之以爲得計則非余之所敢望矣

論明

楊氏家傳論

宋 濂

史官曰播州本秦夜郎且蘭西南隅故地彝獠錯居時出爲中國患楊端藉唐之威靈帥師深入遂據其土五傳至昭允子中絕而貴遷以同姓來爲之後又三傳至文廣威鸞德懷而羣蠻稽首聽命益有光於前人又三傳至選畱意禮文會賢下士荒服子弟皆知向學民風爲之一變又二傳至燦封疆始大建學造士立家訓十條以遺子孫其子孫亦繩繩善繼尊

尚伊洛之學言行相顧一如鄒魯之儒昔之爭鬪放攘之禍亦幾乎熄矣何其盛歟嗚呼楊氏以一姓相傳據有土地人民侈然如古之邦君由唐歷五季更宋涉元幾六百年宵官峻爵珪組照映亦豈偶然之故哉蓋蒙詩書之澤涵濡惟深頗知忠盡報君之道或天有以相之歟楊文公大年所行貴遷之先人誥辭其中書令業則曰向事僞主當朕親征爰屬危機能傾丹款其莫州刺史延朗則曰奮身軒陛効命疆陲均甘苦而得士心衽金革而從王事以此觀之其功在國家澤被生民可謂厚矣世奕光榮而弗絕者

雖本於天其亦有以也哉其亦有以也哉

潛溪集

國朝

李化龍王三善論

田雯

紀平播之功曰李化龍死水西之變曰王三善其人同其事合其心一而要之用兵各殊故成敗亦異也方化龍之督黔以平播也與黔楚撫臣同心併力一出於剿既受命則移鎮於重慶而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征調之兵大集然後啟行最慎重也分兵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

參將麻鎮隸參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參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等隸參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寧入以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績等隸參議史旌賢監之而中軍率標下游兵以應之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士知府瀧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參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

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玘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宣
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
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
故也而紀律嚴黨與散矣部署已定大會文武於重
慶登壇誓師諸道並進以抵婁山關爲期諭之曰關
外且戰且招多不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
以專制人或疑其夙與應龍昵則延入卧內輸心腹
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致令縱大慟
願誓死報又以水西爲應龍婚媪也恐陰佐賊則走

檄以詰之以故瀧澄僂其修好之使安疆臣執賊二
十餘人以明不背志氣旣一非同築舍之謀駐兵旣
得其所治兵又有次第任用又得其人先剪其翼次
伐其謀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圍合應龍勢感投降之
書立焚拜表之欺不售而倉皇自盡妻子并俘自出
師至滅賊凡百十有四日而事平也若王三善則不
然初奉命撫黔聞變募兵率皆烏合之眾非久練也
平越一戰而敗卽愒縮而不前視重圍之困不啻秦
人之於越必待舊撫李樸大聲疾呼而後勉強以應
中情怯也乘西賊之敝一鼓而潰遂以賊爲易與而

欲解散赴調之兵驕必敗也率師輕進未幾而還再
抵大方又欲反轡舉動擾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遠
調帥俱不和主客不敵形勢弗習也其所任則懦懦
之魯欽馬炯所信則詐降之陳其愚用非人也懸師
虎穴弭節逾年中隔渭水之河聲援已絕儲糗六廣
之岸轉餉多難失所據也督主撫而撫主剿心膂未
齊前跋胡而後蹙尾進退維谷事權分也師老而財
匱事拙而勢屈况爲陳其愚所賣烏有不敗者哉嗟
乎黔地山川險阻異常狼子野心不知漢大未有提
十萬之師而不爲餼糧計深全軍之人而不爲孤注

虞者兵法云圯地勿戰圍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
多算勝自宜先定其規模非可漫嘗於一擊也况水
西之地十倍於播播猶八面圍而水西止以一面攻
播無遠近之援水西則有烏蘭之助化龍乃以全力
制之而勿敢輕三善則以獨力任之而不爲意何其
謬哉然而身沒戎馬心同皎日視死如歸英烈猶存
王中丞之忠固史冊書之黔人祀之歷千百世而不
可泯者矣

通志

難漢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
滅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
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筭存功略斯
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
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
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
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
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
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叩箠西夷之與

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
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
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
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
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
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
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
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
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
溢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殲之乃堙

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
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腴
胝無朕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來茲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嚙拘文牽俗循誦
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
萬世規故馳驚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
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
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
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域

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
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
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
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
爲之垂涕况平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
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
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闕沫若激泮牝鏤靈山梁孫
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
使疏逖不閉胥爽闇昧得輝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

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哀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退史記

考

國朝

牂柯江考

田雯

漢武置西南三郡一爲牂柯牂柯者繫船杙也華陽國志稱楚頃襄王遣將莊躄伐夜郎軍至且蘭楸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楸船牂柯處乃名其地爲牂柯史記云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世求其地而不得遂以爲在定番城南源出蒙潭流入破蠶至泗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書郡有牂柯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柯大姓自牂

柯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而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亦未詳於志文之故耳按且蘭即今之遵義夜郎即今之桐梓則牂柯江即今之烏江自遵義涓甕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柯城舊址漢牂柯守陳立據思功召夜郎王將兵破之牂柯舊志既在思南則牂柯之江宜在思南而其楸船之處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蓋印江與涓甕接壤而涓甕則且蘭舊地楸船於岸或即此也若定番則去

且蘭數百里且隔烏江何處楸船而步戰而牂柯大姓又何以舍楚蜀大衝紆迴兩粵然後入關以致貢哉然則史記之言出溯其源也漢書之言通論其流也後之人既不詳於本文又不明於銜里是以有此誤也莫友芝田考辨誤以出大定威寧過貴陽遵義山薑始甚矣其誤也田之言曰史記云牂柯江自田里出番禺城下後世求其地不得遂以為在定番城南源出蒙潭流入破蠶至泗城州通番禺城大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書郡有牂柯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柯大姓自牂柯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按指定番城南之水為牂柯江固未確而能通番禺則猶相去不遠漢書西南夷傳既云道西北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又

云夜郎古論牂牁江廣其下流漢書所謂廣百餘步足
 行船然則史
 漢山出廣數里上流廣狹不同實一水也安見必廣數
 里始得為牂牁江即以此廣狹論鳥江亦安有數里之
 廣耶西南夷傳又云家乃瓮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
 名爲西臣實一州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
 行窳問夜郎所存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牁出不意
 此制越一奇也又武帝紀曰元鼎五年馳義侯遺別
 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成會番禺是猶秦人
 大江之水而欲以浮船制粵發兵會番禺是猶秦人
 欲適越而西行也人貢之說後漢書西南夷傳曰公
 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
 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蓋是時述既據蜀蜀道不通
 故不得浮江出各乃繞道從番禺度嶺奉貢而田氏
 乃謂其何以舍楚蜀大道行迴兩粵以致貢豈不悖
 哉田氏又謂且蘭即今遵義夜郎即今桐梓則牂牁
 江即今烏江此尤謬良漢志夜郎有豚水又水經温
 水出夜郎二水皆入鬱豚水即今都勻之那水河下
 流爲獨山江温水即盤江以今地理求之當在都勻
 興義二府間盤江難出雲南霑益州而合流處實在

貴州興義之普安與邦水河相去不甚遠水經特舉
 近源耳若桐梓縣乃唐夜郎非漢夜郎矣且蘭據漢
 志水經常以漁沅二水爲定水經注中又有豚水過
 且蘭之文則今都勻鎮遠二府與平越州之間是其
 地遵義亦不得爲且蘭則烏江之非牂牁江可知至
 謂思南有牂牁城舊址漢牂牁守陳立據思邛名夜
 郎王將兵破之牂牁舊志既在思南則牂牁江宜在
 思南此尤臆說附會按漢書西南夷傳與華陽國南
 中志載牂牁太守陳立行縣召夜郎王興數責斷頭
 事皆無據思邛之文唯元郡縣志思邛州思王縣武
 德三年置相傳云漢時陳丘爲牂牁太守阻兵保據
 思邛水漢將夜郎王數萬破丘於此安撫百姓時人
 思慕遂爲縣名此即田顯所稱舊志之所據而又傳以
 漢書之說但元和無攷證之舊志附會之舊本謂傳聞原
 非確據而以漫無攷證之舊志附會之舊本謂傳聞原
 代史志皆不足據其可信乎凡此皆了了易見山蘆
 蓋因誤認漢之夜郎在桐梓遂不得遷就其說自
 致膠戾而不顧其不通至其爲紫池考又以牂牁江
 爲豚水鬱江豈非矛盾乎山蘆野書最有文采而考
 證非所長當分別觀之而不學之徒震於其名得其

安說為焉和之更有以莊踏泮沅而謂沅牂柯沅者
有仲田說而直斥史漢為誤者進退無據猥焉自是
亦非上林之細故
故黃蘇為之辨

夜郎考

靖道謨

且蘭夜郎皆南夷名史記云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
郎最大是且蘭非夜郎匹也楚莊豪循沅水至且蘭
楸船於岸而步戰遂滅夜郎以且蘭有楸船處乃改
其名為牂柯豪既畱王滇夜郎且蘭仍自立為國漢
武平南夷置牂柯郡領縣十七後漢領縣十六皆首
叙且蘭而夜郎反為屬縣晉永嘉二年分牂柯立夜
郎郡領夜郎四縣於是夜郎始列於郡劉宋蕭齊皆

因之隋地理志有牂柯郡復有牂柯縣而夜郎之郡
縣皆無梁陳周書俱不志地理遂不知廢自何時也
唐以隋牂柯郡之牂柯縣置播州而縣有三夜郎之
名武德四年析夷州之寧夷縣置夜郎貞觀元年州
廢縣亦廢八年析巫州之龍標縣置夜郎十六年開
山洞置珍州亦置夜郎縣長安四年以龍標所析之
夜郎置舞州天寶元年更縣名為峩山龍標之夜郎
當在今黎平鎮遠之間夷州之夜郎當在今思南石
阡之間珍州之夜郎則今遵義之正安州桐梓縣矣
巫州夷州之夜郎或廢或更名珍州之夜郎置之最

後而自唐迄宋名未嘗改於是人止知播州之爲夜郎而亦不復知夜郎之大矣漢書云唐蒙從巴蜀柞關入遂見夜郎侯又云夜郎東接交趾自西徂東奚啻千里亦無怪當年夜郎之自大也

並通志

明辨

六縣非夜郎故地辨

周洪謨

舊志謂叙州所轄慶長高珙筠連及嘉定所轄縣爲夜郎故地蓋謂諸縣在漢犍爲郡所領漢陽朱提南安之境而惑於漢以夜郎旁小邑置犍爲郡之說故

乃云然以予觀之殆不然也史記漢武帝時唐蒙使南越南越人食蒙以蒟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廣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言獨蜀出蒟醬多持竊出至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蒙乃上疏說上以由牂柯下南越之故乃拜蒙爲中郎將從巴蜀柞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諭以威德約爲置吏夜郎旁小邑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遠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乃以爲犍爲郡而歷代郡志皆謂蒟醬出長寧以蒟醬論之則長寧諸縣在當時爲蜀而不爲夜郎明矣所謂夜郎旁小

邑貪漢繒帛乃以為犍為郡者則犍為領漢陽江陽
朱提等縣皆夜郎旁小邑故曰西南夷君長以十數
夜郎最大是夜郎旁小邑各自為君長非夜郎屬國
也若以為夜郎屬國則當時夜郎尚未臣漢安得裂
地以置郡邑哉况其間尚阻且蘭漢發且蘭兵以伐
越且蘭逆命殺漢使及犍為太守夫且蘭桀驁如此
則夜郎屬國之不臣漢者亦審矣夜郎始倚南越及
南越破且蘭誅然後入朝則夜郎臣漢乃在置犍為
郡邑之後也即是而觀則夜郎旁小邑非夜郎屬國
而叙嘉所領諸縣在漢陽江陽朱提南安之境者皆

非夜郎故地也

續補全蜀藝文志

書後

明

書遵義王公事後

徐枋

嗚呼吾讀遵義王公死難全城事不覺廢書而歎繼
之以流涕而痛哭也嗚呼吾先朝至是已不可為矣
王公揮劍殺賊以死其節烈一死而其義從能稟公
成算以滅賊而全城其功偉是張許之於睢陽所不
能兼者也王公寧有遺憾耶顧吾念之烈皇求賢若
渴破格用人若某某者或拔之散冗躋之華要或出

之曩因命之將相而卒碌碌無所効以王公之忠誠抱非常之才內而廊廟外而節鉞苟一得當無所不可而蔽賢誤國之流必擠之戎荒新造之區俾不得大展其猷爲以死不大可痛哉嗚呼吾先朝三百年宗社彼蔽賢誤國之所以必亡之而必殄之者曰賄賂曰門戶曰資格如一王公之筮仕而可見矣王公一生冰蘖孤立無倚故雖偉抱非常歷有成效而又重之以江南重臣之特疏首薦而必擯棄之於絕域而不恤益苞苴旣斷則推輓不靈輿援無從則資格愈峻也嗚乎尙何言哉余向叙陳給諫楊解元逸事

爲之出涕後撰文文肅公墓誌撫卷一慟今又不覺失聲於此也王公諱佐聖字克仲吳郡長洲人

殉難錄

國朝

蠶桑寶要跋

黃樂之

蠶桑之利遍天下而遵義居民止知橡繭罕事桑蠶豈其土地之不宜歟抑拘於所習而桑絲之利未盡悉耳樂之來守播州亟欲勸衆植桑飼蠶謂宜示以成法爰詢郡中茂才晉生廷榮得蠶桑寶要一書益諸賢周雪園先生蒞任蜀中所作區爲四說以植桑爲先務而育蠶之事宜避忌器用次第紀焉言簡事

該條分縷晰洵樹桑之典要蠶婦之規維矣山繭行於遵義迄百餘年獲利已久然觀其伺守之勞必藉男子固不如桑蠶專課女工逸而易就也乃爲重付梓人分頒士庶俾知始事不煩而爲利益溥異時執筐采桑疊鼓祈蠶將與橡繭並行久遠皆是書爲之先導已道光己亥

墓誌銘

唐

珍州榮德縣丞梁君墓誌銘

缺名

君諱師亮字永徽安定烏氏人也若夫河汾溥浹大

啟濫觴之源幽雍林垆勃興拳石之址則有武威太守軒冕赫奕於鄉亭并州刺史旗榮駢闐於門巷大父殊隋任右監門錄事顯考金柱唐奉義郎並行高周壤道茂王侯揚雄非聖之書我家時習方朔易農之仕吾人所尚君珠藪夜光玉田朝彩張仲孝友早爲立身之具夫子溫良特作揚名之本未嘗欺於閭室何謝古今初不忤於虛舟自符先達棲遲禮讓擯落驕奢弋釣邱墳耕耘道藝詞色吐鳳傲三變而英時字抱迴鸞雄一臺而介立馳聲日下辯振雲間後進欽其領袖時輩宗其瑚璉起家任唐朝左春坊別

教醫生樞衣鶴禁函丈龍樓究農皇之草經研葛洪
之藥錄術兼元化可以滌疲痾學該仲景因而昇上
第屬龍庭日滿鹿塞塵驚命將出師千金之費逾廣
飛芻挽粟萬里之糧宜繼君戶庭不出牽甲匪疲遙
同轉輸之勤遂獲茂功之賞永隆二年以運糧勦蒙
授上柱國既而欽明廢代宮車晏出成厯園陵繕
修紀市功成實憑子來之力穀林務畢仍覃發哀之
旨垂拱二年以乾陵當作功別勅放選釋褐補隱陵
署丞解巾從宦智效聿宣結綬當官幹能斯著秩滿
俄而上延朝譴授珍州榮德縣丞貳職千石贊務一

同蠻陬又寧平人是賴終使悠悠墨綬方宏上艾之
風泛泛銅章行闡中牟之化隨牒行滿解印言歸吹
蠱餘災纏迫少城之地游魂永逝崩摧武山之石以
萬歲通天元年七月二日終於益州蜀縣春秋卅有
七嗚呼哀哉卽以萬歲通天二年三月六日葬於雍
州城南終南山至相寺梗梓谷信禪師塔院之東陪
先塋也嗣子齊望嬰號越日孺慕彌年悲懷袖之靡
依慨舟壑之潛運黃墟九地始殷荒戀之情元夜三
泉終藉題鐫之事乃爲銘曰東京后族北地邦君七
侯馳譽三主揚芬瑞掩金冊榮繁寶罇覈諸隆盛曾

何足云祖考餘慶英髦間出嘯傲參元乘凌喻日温
恭宅性廉白成質譚思濼書儲精綠表鴻陸初漸龍
門早昇聲敷寢廟智效園陵天朝我黜縣道爲丞勩
凝邊激化協黎烝還途未極生涯遽已瞑目他鄉歸
骸故里新封暫啟賓御慘而野雲愁舊隴長局松檟
昏而山霧起碑闕兮交映陵谷兮潛徙所悲螻蟻之
埏銷淪天地之紀

全唐文

賦

國朝

烏江賦

李鳳翔

原夫烏江者濫觴南廣經乎蘭地流安順之西堡與
谷龍而相會始不過厲揭之微繼則恣作舟之利波
搖六廣漸大其流浪湧九莊遂弼其勢爾其繞團倉
而滌濃抵螺螄而澎滟石牛噴瀑以來趨養龍孕精
而獻瑞上則黃沙衍其派下則烏拉夾其裔南界修
文之舊衛北塹播州之遵義乃名烏江爰設關隘自
時厥後水落品懸斷壁千尋而削列迅湍一線以長
穿左則大魚合小魚以奔注右則三公下三角而洄
漩鹿平之金鐘晚翠猴硿之珠光夜然洋水小河長
流灌乎其內大塘衰草古渡廢於何年甕整則山苗

傍崖而處茶山則前明鑿險而關遂乃會合口下石
阡過湄潭經思南標水德而大武彭會岷江而趨赭
龕走三省以繇亘納眾谷而流謙此烏江之原委會
禹步所未探北連蜀界南控黔垣東臨九黃洞西開
五白門一夫所守定當萬屯此烏江之形勝也亦約
略而可言其爲山也厯落嶮橫斜峩嶨晴天似晦
蒸雲觸石冬草不彫夏水不釋清風颺葉於孤峴懸
溜濺珠於幽洞怪險奇隙上矗蒼穹衡雁爲之回翅
蛟猿爲之絕踪五丁不能用其力夸娥不能犯其鋒
魚則赤鯉紅鯊王鱣叔鮪乘桃浪以排流隱蘆根而

潛逝鮓鮓鮎鮎蝻蝻蠅蠅蝻蝻蝻蝻而水生水母目
蝦而共濟有鼈三足而行有龜六眸而視鳥則畏鵠
天鵝山鷄水鵠鷓鷃同棲蠻蠻比翼元鶴語寒雪鴻
候氣濯翮梳風揚翎鼓翅千類萬聲羅氏難記獸則
霧豹不于於危寧魚虎睽睽於空嵌迅猱臨虛以騁
巧孤攫舞臂而善搽猴猴濯子於碧岸援狢負糧於
絕巖山鹿則嚼花而戲刺猪則負箭而銜其草木則
葭蒲揭揭菡萏田田天花臨崖而的皪葳蕤垂翠而
迷聯薜荔朝鮮而泣雨松杉夜漲而撼天禹餘之糧
經霜成粉堯時之韭濯水生鮮馬平之桃枝艷世安

青之筍竹可船若夫岸峻山深崕圪厓牙懸硤狎
冥霧霏灑駭浪驚翻激流奔下迅復雷响而電激層
花捲石而甜問波憑灑而山搖砒霽憲而起滾震天
則水伏而潛流旋塘則石立而三汊吾思夫波濤之
險南莫如瞿塘之口而李冰奏績於秦北莫如龍門
之塞而姒禹告成於夏假其利導有方則佑楫西通
百物平價白圭自周而肯來弦高由鄭而速駕普懋
遷於炎徼前民用於陶寡則此江之水非與天限之
長而俱流者哉

覺軒文集

頌

明

平播州頌

并序 刻在涪州縣南
三十里鐵砧園台崖上

胡執恭

萬歷二十有七年戊戌楊應龍以播州叛庚子會師
進討川督李公黔撫郭公蒞戎於是將軍縱破楠木
婁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遇力戰大殲其軍將軍廣斬
賊大將郭通緒遂夷崖門破水牛塘樓兩囤將軍
璘盡芟四牌七牌之苗躡蛇巔斬戮尤眾進略大
小三渡又別將從他道遮其者舉破其軍夏五月王
師會海龍囤下六月五日其囤平之越後五十有
二年壬辰追頌前烈而勒崖石使荒裔臣庶讀斯

頌者仰明天子之德威諸將軍之勳伐以世世龔焉
頌曰於戲聖朝文宣武昭上葉炳彪南徼小臣祚衰
德憚爪牙種民懲以詆詞不戒而恣厲角九岐邊臣
抗章帝怒震皇廼授斧斯總師禡神郡帥趨奔丁寧
鼓鐔封豨巨虺吐骨爲堆其崔嵬雷鼓奮鳴千噉
萬旌何險不騰罪人鳥棲付國天齊窮獸終迷士勇
將恭百道臨衝六月奏功內征有誥不焚其巢示以
勸劭殷宗鬼方三世偃強平堆其亡有德有威惟用
之宜匪曰利之漸漸播山虎乳於關今也道刊湜湜
涓流妖鮫蠶浮今也泳游五十二年聖武在天赫赫

暉暉君歸臣臣賴國靈
四南克平鐵砧高崖灝清
雲排鐫銘是佳金石不渝
慶澤紛如永如討誅涓潭

明銘

平播銘并序

江盈科

今上辛丑春不佞科以使爭弭節黔中則聞黔父老
談師滅播其功甚鉅其爲德於黔甚厚以爲中丞郭
公與直指宋公再造我黔非尸祝貌祀無以稱黔人
報塞之意而予楚人也乃共佩德有不下於黔之人
者無以爲報則譏黔師平播銘與黔父老共圖永永

比於江漢歌棠峴山勒石可乎按播酋之始發難也禍中於黔凡數四初犯飛練次犯東坡又犯龍泉黔之將帥爲魚肉者二十人賊兒戰卒殲滅幾盡元元之血塗野草骨掩蓬蒿者不下萬餘中丞郭公受推轂之遣自江以東星馳而西至則覈所部兵不滿五千帑金稱是乃焦勞愁思語宋公曰無米求炊巧婦不能將奈之何宋公曰爲今之計但有上告天子請兵食救此一方民爾用是披肝瀝血連疏當宁益情切於諸葛泣慘於包胥廟堂之上爲之感動請兵予兵請餉予餉又不足而請益兵益餉又復與益兵餉

既集公與宋公進在事諸大夫晝夜籌畫慎擇將領宿重兵省會其餘險要多寡分布根本既實分遣所部凡八萬人屬總戎李公統率以往援桴而誓曰毋怯毋躁毋中餌毋蹈伏毋殺降毋競功忠赤所激三軍用奮踴躍前驅一戰而抵旋水再戰而拔高固烏江受挫士氣彌勵及三戰四戰以至八戰連破險崖直抵賊庭楚蜀之師十道併入酋遂計窮雉經以死妻子爲虜蓋出師僅六閱月而楊氏八百年宗社蕩爲坵墟二千里之地之民久染夷風者一旦裂爲郡邑比中原版圖之域明天子藉以抒西顧之憂既已

銘功鍾鼎紀績太常矣方其功之旣成也人但知二公成功之鉅而不知二公成功之難但知二公之爲功於黔者與楚蜀鼎而不知二公之成功於黔者其難於楚蜀不啻倍蓰但知二公之功黔民是賴而不知二公之餘功其覆庇楚蜀者無以異於覆庇黔中夫其知者不待言矣其所不知者何也蓋白飛練之後黔中銳卒盡削於播無復敢鬥之志則振起之難又播之與國夙苦漢文網而與酋世媾則解散之難此其難難在黔若夫廟堂所責備者三方之師飭力滅播而楚號大國蜀號沃野物力之饒足給軍興又

武昌城都去播千里我得從容定策不虞不備黔則彈丸之地居恒仰給楚粵有如稱貸而貴筑去播不二百里酋朝遣一將越宿抵城下腹猶果然是剝床之災也夫黔與楚蜀所肩之任同所挾之具異安得不難公與宋公不以其難者自諉矢志發憤吐一腔之血以激三軍之師自大將至卒伍靡不感泣願效死命二公復相與議曰將士用命而又有爲賊用命者與國是也於是曉以大義悟以赤衷使酋之與國不爲酋用爲我用不但形爲我用實心爲我用而後我之神氣日張賊之胆氣日奪區區彈丸貴筑不敢

一矢相加蓋黔乃能完而因以其自完者推播無完播矣顧黔雖彈丸乎而於蜀爲內援於楚爲西蔽黔既完矣賊欲引兵而北則虞黔之搗其穴出而無與歸也而不敢北欲引兵而東則虞黔之尾其後往而不可繼也而不敢東賊不敢北乃有完蜀賊不敢東乃有完楚夫能完黔又能完蜀完楚茲其功豈獨黔人擅哉假令公與宋公無術以振積衰之士而令韓魏之交合我乃外樹敵國內殺兵勢且無完黔而賊且突而北突而東又安得有完蜀完楚如今日乎此何但黔父老鯁鯁然懼報塞之難是蜀與楚何人不

當報塞又何人報塞萬一也者卽料處楚西徼所爲得安釜鬻與今日擁車騎中儼然漢官威儀非仗二公之功其能然哉則夫譔銘鐫石其安能已是役也中丞郭公直指宋公實尸之總率三軍實爲元戎李公應祥而左監軍楊憲長寅秋右監軍張少參存意藩司應左伯存卓郭大參廷良王大參邦俊梅少參國樓張少參文奇梁少參銓臬司憲副雲龍陳憲副與相袁憲副應文外歷戎行內贊帟帷備殫心力都司王納忠張秉忠登陴率眾用固我國賊不敢窺副總戎陳寅陳良珙參戎朱鶴齡都司徐成躬

率士卒衝冒矢石擒滅巨寇貴陽郡守劉冠南守貳
徐庭綬別駕夏燦先後在郡拊循疲民調攝元氣其
他裨將以下不可勝紀要之羣材集大厦植夫惟公
與宋公慎簡而器之併力濟事克襄大亂樹茲偉伐
其詳具中丞叙功疏中科特志其大者因拜手稽首
而爲之銘銘曰播酋欺君亂天紀敢奮螳臂稱禍始
綦江流血成海水貴陽三鎮被屠戮十家流離九家
哭全黔危甚几上肉郭公單騎來秉節日與直指共
商決誓滅此虜甘飲血一腔忠義激三軍怒氣勃發
勝風雲各務斷脰除妖氛烏江青蛇號天險百二重

關次第斬賊勢窮感如被魘闔門縱火雉經死纍纍
就縛妻與子捷書飛報龍顏喜荒徼一旦歸職方介
鱗盡化爲衣裳乾坤重關日重光麒麟合入功臣譜
英雄鬚眉照今古伏波銅柱安定數吁嗟乎伏波銅
柱安定數通志同

建神武祠碑銘

郭子章

炎漢日落皇綱幾絕天生虎臣爲萬人傑蒲坂降神
桃園軟血龍從豫州雁行諸葛辭曹歸劉燭旦植節
美髯桓桓雄武揭揭批郅陷堅雷轟電掣吳兒斂氣
老瞞魂魄鼎足方峙天柱遽折魂遊宵晶靈自光烈

國朝

靡地不祝靡人不德嗟嗟黔陽雜揉漢夷夜郎不虔
煽毒邊陲予小子章肅將天威王赫斯怒嘿護躄危
假夢告猶馮虬賦詩斬關拔砦翼我王師兔穴既掃
邊庭乃犁東市然卓南粵獲嘉邊氓安堵將士偃旗
功在社稷誰其醜之醜之維何祠躬神武金相玉質
儼然射圃聖賢可親心目可睹精靈如在竊比尼父
盤江湯湯貴山撫撫廟貌維崇永奠茲土綏厥戎蠻
懾彼豺虎勒石千秋銘勳萬古聿昭神貺以篤國祐

飲泉銘 并序

焦爾厚

壬寅九月杪古槐翠竹書屋落成階下舊有泉尺許
澄澈可掬爰甃以石名之曰飲

其象曰止之水斯清古戒貪泉相與同銘玩彼芹藻
魚樂遊泳願沛膏澤霖雨蒼生取諸短綆昏暮盈盈
小酌江月七碗玉茗竊比一瓢以適余情

石刻

遵義府志

卷四十四

五

遵義府志卷四十四

